

旅遊、閱讀與實驗觀察：孟德斯鳩 氣候論的構思及其時代意義*

楊彥彬**

摘要

本研究以孟德斯鳩為例，試圖探討啟蒙運動時期西方學者普遍相信「自然環境影響人體」的看法及其可能的學術資源。研究結果顯示，孟德斯鳩的知識來源相當複雜：他除了閱讀當時旅遊者所撰寫的遊記以及一些古代作家的作品之外，他自己還親自旅遊歐陸，進行個人實地觀察，並與他人交換意見。而他所閱讀的古代作品可能包括：希波克拉提斯的〈論空氣、水與地點〉、蓋倫的《論食物的性質》、呂克萊斯的《論自然》。藉由孟德斯鳩的個案研究，我們更能瞭解：當啟蒙哲士構思自然科學知識時，古典學術傳統仍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關鍵詞：啟蒙運動、孟德斯鳩、氣候、科學知識、古典文學

* 本論文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 98-2410-H-003-088）的研究成果。研究期間，承蒙國科會補助出國收集資料之經費，謹此致謝。論文初稿完成之後，曾於2010年12月4日宣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社會與文化：世界史研究與教學學術研討會」；在此特別感謝論文評論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尚仁先生對本文詳盡的補充和批評，提醒本人許多未曾注意到的盲點以及未來可以繼續探討的方向。此外，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寶貴建議，更使本文疏漏之處得以降到最低，在此亦深致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在《法意》(1748)一書中,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 1689-1755)描述不同民族所擁有的不同統治方式、法律、宗教、風俗習慣,以及他們居住地區的特有氣候狀態,他認為這些不同的因子會形塑各個民族的「一般精神」(*un esprit général*)¹。但是,在上述因子中,他卻又特別指出氣候的重要性:「氣候的力量在所有的力量中排名第一」。²或許我們可以更精確的說,孟德斯鳩這裡所謂的氣候,應該是指溫度的高低。於是,人們針對不同氣候的不同需求而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再由這些迥異的生活方式形成不同種類的法律³。炎熱地區居民性格軟弱,易處在奴隸的狀態;寒冷地區居民勇敢,而得以保有自由的地位⁴。一夫一妻制較適合溫帶區域廣大的歐洲,所以天主教在歐洲容易發展,而一夫多妻制較適合亞洲氣候,因此回教在這裡擴展迅速⁵;他的結論是:「從人類的角度來看,劃分天主教與回教界限的似乎是氣候。」⁶這就是孟德斯鳩《法意》中著名的氣候論。

《法意》一書中最特別的地方,可能是在該書〈14 卷·第二章〉之中,孟德斯鳩以受到氣候冷熱影響的人體生理變化,來解釋熱帶與寒帶居民在精神性格面向的不同,而「纖維」(*fibres*)在人體生理變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¹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IX.4', in *Oeuvres Complètes*, présentation et notes de Daniel Oster,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4, p.641A. Collection L'Intégrale. 本文使用的孟德斯鳩《全集》若無特別註明,皆採用 Daniel Oster 所編的版本,以下將不再重複註出。該版本為了節省篇幅,在同一頁中印有兩大列的孟德斯鳩文字;在本篇論文中,以 A 代表左列文字,以 B 代表右列文字,方便讀者查找、核對法文原文。

²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IX.14', in *Oeuvres Complètes*, p.644A.

³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IX.4', in *Oeuvres Complètes*, p.641B.

⁴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VII.2', in *Oeuvres Complètes*, p.630A.

⁵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VI.2', in *Oeuvres Complètes*, p.625B.

⁶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XIV.26', in *Oeuvres Complètes*, p.704B.

寒冷的空氣緊縮我們身體表面纖維（fibres）的末梢，增大纖維的彈性（ressort），幫助末梢血液回流心臟；寒冷空氣降低這些纖維的長度，而長度的縮短同樣增大纖維的力量。相反地，炎熱的空氣鬆弛纖維的末梢，使之變長，而這會降低纖維的力量及彈性。

因此，人們在寒冷空氣中有較大的活力：心臟的跳動以及纖維末梢的反應運作較好，體液處於較好的均衡[狀態]，血液更確切的流向心臟，相對之下，心臟有了較強大的力量。這個[較強大的力量]必然產生一些結果：例如，自信較強，也就是說較有勇氣；自視較高，也就是說復仇的慾望較少；較固執己見，也就是說比較坦率，城府不深，少耍心機。最後，這必然形成相當不同的特點：使一個人置身於密閉的炎熱地方，因為我前面已經說過的理由，此人的心臟將非常虛弱。如果在此環境下，我們建議他做一件大膽的事，我想我們會發現這人非常不願意做；此時的衰弱使他的靈魂處在沮喪無勇[的狀態]；他害怕所有的事，因為他感到他什麼都不能做。炎熱地區的民族像老人一樣膽怯退縮，而寒冷地區的民族則像年輕人一樣勇敢進取。...⁷

除了溫度高低影響人體生理機制運作之外，人類所攝取的食物性質也會影響「纖維」、「神經液」（suc nerveux）的養分吸收⁸。做了這些一般性的說明之後，孟德斯鳩更進一步解釋人體神經的運作如何影響感官作用、腦部認知行為：神經深入皮膚組織，氣候炎熱則神經鬆弛而張開，感覺敏銳且強烈；氣候寒冷則神經收縮，感覺遲鈍⁹。而且這些生理學的知識主要來自於《法意》的作者所親自操刀的解剖學實驗：

⁷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IV.2', in *Oeuvres Complètes*, pp. 613A-613B. []中的文字為筆者所加，目的在順文氣，以下同。

⁸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IV.2',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613B.

⁹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IV.2', in *Oeuvres Complètes*, pp. 613B-614A.

我曾經觀察羊舌的外部組織。用純肉眼觀察，[這舌頭上]佈滿乳頭狀凸起物（mamelons）、細小汗毛或某種絨毛；在乳頭狀凸起物之間是一些金字塔狀的[角錐型物體]，其末端類似小畫筆[的一小撮筆毛]。這些金字塔狀的[角錐型物體]非常可能是味覺的主要器官。

我把這個羊舌的一半冷凍起來，用肉眼來看，我發現：乳頭狀凸起物大大收縮，有好幾排乳頭狀凸起物[甚至]縮進它們的膜套（gaine）中。我用顯微鏡研究[羊舌外部組織]，我再也看不到金字塔狀的[角錐型物體]。隨著羊舌的解凍，肉眼就可以看到乳頭狀凸起物重新隆起；以顯微鏡看，小顆粒凸起物（les petites houpes）也再一次出現。

這個觀察證實我先前所說的：在寒冷國家中，神經的顆粒凸起物（les houpes nerveuses）張開較不完全，而且緊縮在它們的膜套中，對外界物體的作用感覺不到，所以感覺是較不敏銳的。¹⁰

透過這個實驗觀察，孟德斯鳩認為他有關熱帶與寒帶居民在精神性格上的差異可以得到證實。這點至少顯示，《法意》一書的知識來源相當複雜，而且作者本身的興趣非常廣泛：他不只大量閱讀法政類的書籍，甚至也有自然科學研究的知識背景與實驗精神。

以往學者大多從政治思想的角度來研究《法意》一書¹¹，並且特別強調孟德斯鳩主張氣候的絕對主宰力量造成不同地區的政治與文化特徵，而人類只能被動接受外在環境所設下的限制。柯靈烏（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對《法意》的批評相當具有代表性：「制度顯得不是人類理性發展過程中的自由發明，

¹⁰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IV.2',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614A.

¹¹ Leonard Krieger, *Kings and Philosophers, 1689-1789*,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70, p. 189, p. 201. Isser Woloch,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Tradition and Progress, 1715-1789*,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82, pp. 247-248.

而是自然因素的必然結果。」¹²針對柯靈烏的評論，英國史家漢普森（Norman Hampson, 1922-）已經敏銳指出：在《法意》一書中，氣候只是影響人類社會的眾多因素之一，如果僅以「地理決定論」（geographical determinism）來概括孟德斯鳩整部作品的主旨並不恰當¹³。可惜的是，漢普森並沒有更進一步挖掘孟德斯鳩個人的知識成長過程，也沒有注意到《法意》的氣候論其實有更大的知識背景。哈里森（Mark Harrison, 1964-）非常深刻指出孟德斯鳩氣候論具有傳統淵源：文藝復興時代以降，西歐學者探討疾病議題時，經常援引古希臘學者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 c.460-c.377 B.C.）的作品，強調疾病的出現與居住環境密切相關¹⁴。哈里森的意見太過簡短，只有幾行文字，並未多做發揮，但是至少提醒我們：孟德斯鳩的知識來源可能包括當時學界普遍流行的醫學觀念。

過去學者對於孟德斯鳩的自然研究著墨不多，甚至對《法意》中所展現的生命科學研究面向感覺相當突兀。多倫多大學潘格教授（Thomas L. Pangle）曾經這樣評論孟德斯鳩觀察羊舌外部組織的實驗興趣：

…就我們所知，在政治哲學的著作中，嚴謹的理論性結論是來自於羊舌實驗，《法意》是唯一的一部。在這裏，我們看到啟蒙運動科學研究所引起的某種超出常軌的怪異熱忱（the aberrant enthusiasm）。…¹⁵

但是，孟德斯鳩現存的早期著作中，有許多涉及自然科學研究的論文，例如：〈論回音的原因〉（1718）、¹⁶〈論腎臟腺的用途〉

¹²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1946), A Galaxy Book, 1956, p. 79.

¹³ Norman Hampson, *The Enlightenment*, Penguin Books, 1968, pp. 237-239.

¹⁴ Mark Harrison, *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Day*, Polity, 2004, p. 55.

¹⁵ Thomas L. Pangle, *Montesquieu's Philosophy of Liberalism : A Commentary on the Spirit of the Laws*, Chicago and 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167.

¹⁶ Montesquieu, 'Discours sur la cause de l'écho' (1718.5.1),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1, texte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Roger Caillois, Paris :Gallimard, 1949, pp.10-14. Collection

(1718)、¹⁷〈古今地球的自然研究計劃書〉(1719)、¹⁸〈論物體重力的原因〉(1720)、¹⁹〈論物體透明的原因〉(1720)、²⁰〈關於自然研究的一些觀察〉(1721)。²¹這些篇幅不長的文章，有四篇主旨在介紹 1718 年與 1720 年波爾多科學院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Bordeaux) 有獎論文參賽者的各個論點，推測極可能是孟德斯鳩獲選為 1718 年的波爾多科學院「院長」(directeur) 之後，必須負責說明年度有獎論文審查情形所做的綜合摘要。²²至於孟德斯鳩計劃撰寫的地球研究，其主題涉及地表山川、湖泊、海洋的成因，也包括人類對地表的改造，但是這個研究計畫從未完成。²³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關於自然研究的一些觀察〉此文：文章一開始，孟德斯鳩就提到運用顯微鏡觀察昆蟲，接著敘述他在 1718 年到 1721 年間所進行的各種植物觀察與青蛙解剖實驗。從這些早年文章來看，雖然有一部份並不是孟德斯鳩自己所進行的物理學、天文學、生命科學的研究，而是綜論其他學人的相關研究成果，但是我們至少不能否認：年輕的孟德斯鳩對於當時的自然科學發展相當有興趣，也曾經做過動植物的觀察實驗，這與他日後以顯微鏡觀察羊舌外部組織的研究精神不謀而合，並不「怪異」。從這個脈絡來看，《法意》一書還有值得探索的空間。

本研究將從《法意》一書中氣候影響人體生理與精神層面的看法為主要線索，透過孟德斯鳩一直保持的對於自然科學的興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¹⁷ Montesquieu, 'Discours sur l'usage des glandes rénales' (1718.8.25),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1, texte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Roger Caillois, pp.15-20.

¹⁸ Montesquieu, 'Projet d'une histoire physique de la terre ancienne et moderne' (1719),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1, texte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Roger Caillois, pp.21-22.

¹⁹ Montesquieu, 'Discours sur la cause de la pesanteur des corps' (1720.5.1),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1, texte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Roger Caillois, pp.23-26.

²⁰ Montesquieu, 'Discours sur la cause de la transparence des corps' (1720.8.25),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1, texte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Roger Caillois, pp.27-28.

²¹ Montesquieu, 'Observations sur l'histoire naturelle' (1721.11.20),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1, texte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Roger Caillois, pp.29-43.

²²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A Critic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3.

²³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p.24.

趣，試圖勾勒他的「纖維」(fibres)觀念的構思過程。研究中所使用的材料，除了孟德斯鳩在十八世紀時已經發表的一些著作之外，還特別參考十九世紀末陸續出版的孟氏歐洲旅遊日記，²⁴以及遲至二十世紀才面世的兩種讀書筆記²⁵，希望還原孟氏氣候論的當代知識背景與傳統淵源。

二、孟德斯鳩氣候論的開端：《波斯書簡》(1721)

在早年的書信體小說《波斯書簡》中，孟德斯鳩已經在一些段落中提到：人體生理、心理機能密切相關。他以飲酒使人失去理性為例，說明人的精神狀態與生理狀態無法分割²⁶，接著他下結論：

與身體結合在一起的靈魂是被前者所主宰。如果血液流動太慢，如果「動物精神」(les esprits)不純淨且數量不足，我們就會陷入消沉與憂鬱[的狀態]之中。但是如果我們喝下能夠改變體質的飲料，我們的靈魂就能夠重新接受使它[譯注：指靈魂]喜歡的印象，而且感覺到一個秘密的喜悅——以某種方式來說，看到它的機器重新運作且重拾生命[的喜悅]。²⁷

如果人可以透過飲食的方式改變生理體質，進而促成精神狀態的

²⁴ 孟德斯鳩的歐洲旅遊日記於1894年至1896年間由 Henri Barckhausen 整理出版。現存文稿主要包括義大利、日耳曼、荷蘭三部份，參：Daniel Oster 的出版說明，收於 Montesquieu, *Oeuvres Complètes*, p.214A. 至於孟德斯鳩的英格蘭旅遊日記則於十九世紀初被孟氏後裔所焚毀，參：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pp.117-118.

²⁵ 第一種讀書筆記題名為《隨想錄》(*Mes Pensées*)，由 Henri Barckhausen 於1899年至1901年陸續出版。原稿共分三冊：第一冊的撰寫始於1720年，中斷於孟氏旅遊歐洲(1728-31)期間，返回法國之後重拾寫作，直到1734年；第二冊撰寫期間介於1734年與1754年之間，第三冊則始於1754年一直到孟氏死亡為止(Daniel Oster 的出版說明，收於 Montesquieu, *Oeuvres Complètes*, pp.853A-853B.)。第二種讀書筆記題名為《零玉碎金集》(*Spicilège*)，由 André Masson 於1944年整理出版(Daniel Oster 的出版說明，收於 Montesquieu, *Oeuvres Complètes*, pp.379A-379B.)。

²⁶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33', édition établie et présentée par Jean Starobinski, Paris: Gallimard, 1973, p.107. Collection Folio.

²⁷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33',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108.

改進，這證明人的精神傾向有賴於生理狀況。孟德斯鳩甚至大膽想像：造成人的思想、宗教態度變化的原因，不是其它因素，正是生理狀態的變化：

…我有半年[的時間]相信靈魂不死。我的看法絕對依賴於身體的特質：根據我所擁有「動物精神」(*esprits animaux*) 的多寡，根據我胃部消化的好壞，根據我所呼吸空氣的純雜，根據我所吃肉類的輕重，[來決定]我是[主張命定論的]史賓諾沙主義者，[還是反對三位一體的]索西尼主義者，[還是]天主教徒、不信教者或虔誠者。²⁸

在這個段落中，孟德斯鳩強調空氣品質的不同、食物的差異都可能造成生理體質的變化，而且體質的變化會決定其宗教信仰的派別。這兩段文字都在陳述一個相同的看法：當人的生理起變化，精神心理也會產生相對應的變化。表面上，這些文字似乎只是文人小說家的荒謬想像，卻已經打開了「外在環境影響人體身心狀態」的可能性。

《波斯書簡》〈第 137 信〉中，只有一小段文字涉及氣候與人類精神思想狀態的關係：孟德斯鳩認為，較炎熱的氣候可能提升東方民族想像力。²⁹而在〈第 118 信〉中，他明顯談到氣候與人體生理關係的主題：

特別的是，每一年得到這麼多新居民的這個美洲，她本身[卻]是荒無人煙的[地方]，而且並沒有從[人口]持續流失的非洲獲得好處。這些被人們運到另一個氣候中的奴隸，在美洲數以千計的死去：礦坑的工作…、從礦坑中散發出不潔惡劣的空氣、水銀的持續使用，這一切都不停摧毀本地土著與外來黑奴。³⁰

²⁸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75',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190.

²⁹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137',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304.

³⁰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118',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268.

如果經過殖民母國有計畫的補充當地人口，美洲殖民地仍然是人口稀少，毫無起色，我們就不難理解孟德斯鳩反對海外殖民的態度：在〈第 121 信〉中，他指出殖民地的存在不是一件好事，因為殖民地的人口並不會隨著母國持續不斷的挹注而增加，反而會連累母國，使母國人口流失而國力逐漸下滑。³¹所以，他的建議是：「人們應該留在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有些疾病來自於人們從好空氣換成壞空氣；其它一些疾病，就純粹只是來自人們換了空氣這件事而已。」³²當然，孟德斯鳩在《波斯書簡》〈第 113 信〉中曾經強調：造成人口減少的原因不只有自然因素，也有精神層面的因子，³³例如：宗教（新教牧師可以結婚生子，天主教教士則要守貞）、³⁴政府統治形式（寬和的政治制度有助人口增加）³⁵也要加以考慮。

但是，從造成人口減少的自然因素角度來看：黑奴從熟悉的非洲氣候移居到陌生的美洲氣候之後，會因為美洲當地空氣所包含的特殊物質而罹病死亡，這個例子等於告訴讀者：外在氣候條件與人體有密切關係，空氣看似潔淨透明，但是其中卻暗藏了許多肉眼無法察覺的微小物質，可能危害人體正常的身心運作。在《波斯書簡》中，孟德斯鳩只一般性的談外在氣候條件、空氣品質對人體可能產生負面作用，卻完全沒有提到「纖維」的角色。

孟德斯鳩一生從來沒有去過波斯。他在撰寫《波斯書簡》之前做了相當多的準備工作，尤其是閱讀許多當時描寫東方的旅遊作品³⁶，從這些資料來構思這個他從未親眼見過的東方國度。孟德

³¹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121',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271.

³²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121',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271. 值得注意的是，本段引文接下來的一大段文字內容談到：「空氣中充滿每個地區的土壤粒子（particules），所以對人類體質有重要影響」，但是這並不是1721年版的文字，而是1754年再版時所加上去的段落。參 Jean Starobinski 的註解：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444, note 1.

³³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113',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258.

³⁴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117',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266.

³⁵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122',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275.

³⁶ 法國學者 Paul Vernière 在注釋《波斯書簡》時，曾經針對孟德斯鳩的東方知識由來做了相當細緻的還原工作，參：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introduction',

斯鳩在《波斯書簡》寫作過程中，大量運用法國商人沙旦（Jean Chardin, 1643-1713）在《波斯遊記》（1686）（*Voyage en Perse*）中所提供的大量資訊，例如：波斯女性、³⁷看守女性閨閣的波斯宦官、³⁸嘉隆（Jaron）山³⁹的敘述文字中，都可以找出改寫沙旦文字的影子。而且，孟德斯鳩在《波斯書簡》中曾經很戲謔地提到：許多巴黎學者只相信塔爾維涅（Jean-Baptiste Tavernier, 1605-1689）與沙旦兩位先生的著作，反而根本不信真正波斯人告訴他們的事情：⁴⁰從這段文字，我們至少可以推測，沙旦遊記在十八世紀初期巴黎學界相當風行。甚至，在《法意》一書的撰寫過程中，孟德斯鳩仍然使用他所熟悉的沙旦《波斯遊記》來談論波斯的風俗習慣。⁴¹在他自己題名為《隨想錄》的私人讀書筆記的小註中，孟德斯鳩透露他曾經做過沙旦《波斯遊記》的摘要。⁴²這些跡象都顯示：孟德斯鳩對於沙旦作品的內容相當熟悉，在構思、撰寫《波斯書簡》與《法意》的過程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瞭解孟德斯鳩氣候論的淵源，沙旦的《波斯遊記》可能

édition de Paul Vernière, Paris: Garnier Frères, 1975, pp.I-XLII.特別是 pp. XVII-XXVIII.最近，巴黎高等師範研究院 Catherine Volpilhac-Auger 教授以 Paul Vernière 的注釋本為基礎，增補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參：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édition de Paul Vernière, mise à jour par Catherine Volpilhac-Auger, 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2006. Collection Bibliothèque Classique.

³⁷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7', édition de Paul Vernière, p.19, note 2, note 3. Paul Vernière 特別指出：孟德斯鳩在他自己所附加上的注釋3的文字中，直接抄用沙旦遊記中的文字。

³⁸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9', édition de Paul Vernière, p.23, note 1.

³⁹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97', édition de Paul Vernière, p.200, note 1.

⁴⁰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72',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86.至於《波斯書簡》中使用塔爾維涅作品的例子，可參：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6', édition de Paul Vernière, pp. 17-18, note 2.

⁴¹ 例如，孟德斯鳩說明「波斯君王一旦定某人罪之後，就不得要求赦免」時，他所引用的文獻正是沙旦的《波斯遊記》（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III.10', in *Oeuvres Complètes*, p.539B, note 50.）。此外，當孟德斯鳩在《法意》中敘述「印度人天生沒有勇氣」時，他所參考的資料正是塔爾維涅的遊記（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IV.3', in *Oeuvres Complètes*, p.614B, note 5.）。

⁴² Montesquieu, 'Mes Pensées. 1461', in *Oeuvres Complètes*, présentation et notes de Daniel Oster,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4, p.1009A, note 16. Collection L'Intégrale.

是重要的研究線索。接下來，我們可以探討的是：除了波斯地區的風俗習慣的描述之外，孟德斯鳩在《波斯書簡》這部書信體的小說中關於氣候與人體的看法，是否也和沙旦的《波斯遊記》有關？

三、沙旦《波斯遊記》中的氣候論

在《波斯遊記》中，沙旦除了敘述旅遊經過地區所觀察到的當地人一般風俗、宗教以及政治狀況之外，他還描寫各地氣候的特點。而且他還指出：外國人一旦進入不熟悉的氣候環境，就很可能引發疾病。例如，沙旦在敘述克羅奇德（Colchide）地區⁴³時寫道：

在夏天，被太陽酷熱所蒸發的土地溼氣污染空氣，有時引起鼠疫（la peste），而且經常[造成]疾病（des maladies）。對外國人來說，這種空氣難以忍受。它首先會使他們暴瘦，接著在一年以內會造成黃疸、[體質]乾燥且衰弱。[和外國人相較之下]，當地土著在活著的時候較少受到荼毒，但是很少活過六十歲。⁴⁴

如果外國旅遊者一接觸陌生氣候區的空氣內含物質，就可能造成生理機能的負面反應，那麼長期下來，遷居遙遠異國氣候的外國人就可能面臨死亡的威脅，「有如異國植物一樣，一個接著一個死去」。⁴⁵旅遊者面臨異地短期水土不服的情形，沙旦自己也曾親身經歷：當他抵達伊斯巴汗時（Ispahan）生病發燒，最後他服用當

⁴³ 大約位於今天土耳其北部及喬治亞共和國。

⁴⁴ Jean Chardin, *Journal du Voyage du Chevalier Chardin en Perse & aux Indes Orientales, Par la Mer & Par la Colchide, première partie qui contient le voyage de Paris à Ispahan*, Londres :Moses Pitt, 1686, p.72.

⁴⁵ Jean Chardin, *Sir John Chardin's Travels in Persia*, vol. 2, adorned and illustrated by Edm Lloyd, London: sold by J. Smith, 1720, p. 11. 由於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沙旦《波斯遊記》十冊本（索書號：Z BARRES-17469到17478）破損不堪使用，無法提供外界閱覽，筆者只能以十八世紀的英文譯本補足。

地特有的藥物而痊癒。⁴⁶此外，沙旦在他的遊記中也考察波斯人口缺乏的原因：波斯獨裁君主政體為維持其統治，強迫一部分波斯人移居外國，造成人口減少；而當地男女發育早熟，男性過早享受魚水之歡，而女性則是太早生育，導致三十歲之後男女兩性都體弱衰老，生育率大降；許多波斯女性害怕懷孕期間對男性的吸引力大減，而自願流產。⁴⁷這使我們知道：除了氣候炎熱產生生理早熟之外，政府的統治形式（獨裁政體）、女性愛美的心理因素也可能造成影響人口成長的趨勢。沙旦的看法與孟德斯鳩在《波斯書簡》中的主張（除了自然因素之外，精神因素也可能造成人口減少），有高度類似。

氣候不只影響人體的生理層面。沙旦也觀察到：當地氣候造成當地居民特有的風俗習慣。例如，土耳其人吃三餐，但是波斯人只吃兩餐，主要原因在於波斯地區氣候較熱且乾燥，使得波斯居民身體較無感覺，吃得較少；⁴⁸因此，沙旦認為：東方人在飲食上比歐洲人節制，並不能歸因於東方人「德行」（virtue）較為高尚，「實際上，其原因只是來自氣候的性質。」⁴⁹外在氣候條件影響人類精神層面的現象，沙旦著作中還有另外一個例子。他提到東方人天生柔弱懶惰，對於新發明、新發現並不熱衷，其因在於：

…炎熱氣候使得身心衰弱，造成幻想快速，而缺乏技藝的發明與改進。…

正由於相同的理由，亞洲人的知識是如此受到限制，以至

⁴⁶ Jean Chardin, *Sir John Chardin's Travels in Persia. Never befo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ol. 1, adorned and illustrated by Edm Lloyd, London: sold by J. Smith, 1720, pp. 130, 133-134. 沙旦曾經指出：不同地區的氣候特質會使得相同療法產生不同的療效，因此，某療法在某地區導致病患死亡，但是在另外一個地區卻可能一點效果都沒有（Jean Chardin, *Journal du Voyage du Chevalier Chardin en Perse & aux Indes Orientales, Par la Mer & Par la Colchide*, pp.245-246）。

⁴⁷ Jean Chardin, *Sir John Chardin's Travels in Persia*, vol. 2, p.12.

⁴⁸ Jean Chardin, *Sir John Chardin's Travels in Persia*, vol. 2, p. 202.

⁴⁹ Jean Chardin, *Sir John Chardin's Travels in Persia*, vol. 2, p. 201.

於[他們的知識]只有一再重複以及學習古人典籍之中所包含的事，而[造成]他們的工業停滯沒有發展——如果我們可以這麼說的話。只有在北方，我們才能找到技藝與科學最高等級的改良，以及最偉大的完美狀態。⁵⁰

沙旦這種「外在氣候條件可以改變居民精神特質」的看法，我們已經在孟德斯鳩《波斯書簡》中看過類似的想法，而且《法意》一書中所提「炎熱氣候造成居民性格軟弱」，也是來自相同的思考邏輯。從上面沙旦《波斯遊記》來看，我們可以推論：透過閱讀沙旦的著作，孟德斯鳩所接觸到的不只是有關波斯地區山川景色、居民生活慣習、宗教信仰、政治情勢的介紹，他更有興趣的可能是這位法國旅遊者所敘述的氣候與人體生理、心理關係的親身經歷，再經由小說的構思與想像，轉化成為《波斯書簡》中文學性的情節。雖然《波斯書簡》中所呈現的氣候與人體關係的興趣只是開端，但是孟德斯鳩對此議題的關注卻持續保持，直到《法意》仍然可見。

1721 年《波斯書簡》出版之後大受歡迎，再版多次。旅居巴黎時期，孟德斯鳩透過友人介紹，認識時任巴黎皇家科學院秘書的豐特奈爾（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 1657-1757），進而在後者的牽線下，孟德斯鳩可能從 1724 年開始，固定參加巴黎當時由蘭勃賀女侯爵（Marquise de Lambert, 1647-1733）所主持的沙龍聚會。這個聚會吸引當時許多著名的文人學者，除了豐特奈爾之外，還包括了《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1719）一書的作者杜波修道院院長（Abbé Jean-Baptiste Dubos, 1670-1742）。⁵¹在《波斯書簡》與《法意》這兩本著作中，孟德斯鳩都沒有引用杜波院長的上述著作；但是在 1726 年寫給友人的信中，孟德斯鳩曾經提到杜波院長的《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這本書。⁵²雖然在《法意》中，

⁵⁰ Jean Chardin, *Sir John Chardin's Travels in Persia*, vol. 2, p. 257.

⁵¹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pp. 55-57.

⁵²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p. 318, note 3. 夏克列頓甚至推測：孟德斯鳩在出版《波斯書簡》之前就已經知道杜波修道院長的《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這本書。

孟德斯鳩對杜波院長的歷史研究作品《法蘭西王國在高盧的建立》（*Histoire Critique de l'E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dans les Gaules*, 1734）非常不滿意，屢屢提出批評，但是孟德斯鳩還是提醒讀者：

公眾不應該忘記：感謝杜波院長[為我們所寫的]許多優秀著作。[我們]必須根據這些好的著作，而不是這本[歷史作品]來評價他。⁵³

從這個看法來推測，孟德斯鳩應該知道《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這本書的內容，甚至此書可能就是杜波院長的「許多優秀著作」之一。即使我們保守假設孟德斯鳩沒有讀過杜波院長的書（雖然這個可能性並不高），我們仍然不能排除：孟德斯鳩在沙龍聚會之後，可能與杜波院長有許多來往、交談的機會，進而透過這種口語交流，更進一步深化孟德斯鳩對於氣候與人體關係的看法與興趣。

四、杜波院長的氣候論

比孟德斯鳩的《波斯書簡》早兩年出版，杜波院長在《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一書中主要討論人類審美經驗的問題。他認為：精神層面的美感來源與人體生理狀況緊密相關。當人們觀賞畫作時，個人品味所形成的好惡，其主要的根源不在於心理層面的轉變，而是來自人體生理機能：「當我們的品味發生變化時，並不是因為我們被說服而轉向[新品味]，而是在我們的身體中發生某種生理的變化。」⁵⁴如果美感經驗與生理因素不可分割，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杜波院長會強調天才型詩人與畫家都來自於天生優良的生理組織結構：

⁵³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XX.25', in *Oeuvres Complètes*, p.774B.

⁵⁴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1, "Part I. Chapter XLIX", translated by Thomas Nugent, New York: AMS Press, Inc., 1978, p.396. Reprinted from the edition of 1748, 5th edition.

就我所知，這些藝術的天才（genius）在於腦部器官的美妙安排，以及每一個腦部器官的正確組成型態，就如同血液的性質使血液在工作期間激動翻騰，目的在使血液得以提供大量[動物]精神，做為想像力作用時可以運用的動力。⁵⁵

個人的特殊喜好相當依賴滋養身體器官的血液，而血液性質的不同不只會造成身體外形的差異，更容易引發個人思想與喜好傾向上的不同。⁵⁶這就是杜波院長所強調的：「當外在差異逐漸擴大時，心靈的差異是驚人的。」⁵⁷反過來說，只有外貌相似，才有精神思想上的相似。⁵⁸至於人體血液的性質，則來自於人們所吸入的空氣，而空氣品質則受到土地揮發物的制約：在氣溫變動的情況下，這些土地發散物會使得空氣性質發生變化。⁵⁹於是，在個體的層面，個人體質與器官生理結構提供個人行善或為惡的特殊傾向；在群體的層次上，當共同生活在某一地區的人群，持續受到此區域氣候環境的影響而產生類似的體質與體態外形時，更可能進一步使得這一群人擁有某種特殊共同的行為、品味傾向。這就使得人的生理狀態、精神傾向與外在氣候環境之間產生緊密的互動關係：「因此，居住在不同氣候中的人們，才會在精神與喜好上有如此大的差異。」⁶⁰

對杜波院長來說，人體的生理運作離不開自然環境。那麼，外在空氣是如何影響人體？他如此解釋：

⁵⁵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II", pp. 10-11.

⁵⁶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V", p. 189.

⁵⁷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V", p. 192.

⁵⁸ 「除非我們的聲音與外貌能夠獲得相似，[否則]我們的心靈不會藉由互相觀看達到類似。」（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VII", p. 56.）

⁵⁹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IV", p. 177.

⁶⁰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IV", p. 177.

我們吸入的空氣傳給肺部血液該空氣所蘊含的性質。空氣也在地表沉積有助土地肥沃的物質…。人們吃一部分土地[生長的果實，把另外一部份留給動物吃，[於是，人們在食用]動物的肉[之後]，就使後者轉化成為前者自身的物質。空氣的性質也藉由雨雪而進入泉水、河水中—[雨雪]都充滿著[原先]懸浮在空氣中的一部分微粒。⁶¹

透過呼吸作用、食肉飲水，外在環境直接、間接形塑生活其中的人類生理體質。

杜波院長還不忘強調：看似單純的空氣其實相當複雜，它包含各式各樣肉眼難以察覺的微小粒子（主要來自空氣中物體所散發出來的揮發物），而粒子們的不同聚合造成空氣性質變動不居；除了空氣內含的物質之外，一些外在因素（太陽位置的高低遠近、天氣的陰晴、風的作用）都會引起空氣冷熱、乾溼的變化。⁶²這些外在的變化除了影響生理層面之外，還會改變心理狀態：「成年人的情緒甚至其精神以及喜好，大受空氣變化的影響：根據空氣的乾濕、冷熱或溫和，我們機械地[表現出]快樂或悲傷，並且[在]沒有任何特殊理由地[情況之下，表現出]高興或苦惱。」甚至：「據說我們的心靈能顯示空氣的當時狀況—[其精確度]幾乎與[使用]氣壓計、溫度計[所量出來的]一樣精確。」⁶³如果人類的精神心理狀態的起伏能夠精確反映氣候自然條件的異動，等於外在環境完全制約人類精神能力的自主空間，杜波院長這個看法已經是一種嚴格的自然環境決定論。他甚至認為：大自然把不平等的才能分配給不同的人群，於是，民族與民族之間才有能力高下的

⁶¹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IV", pp. 178-179.

⁶²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IV", pp. 179-180. 值得注意的是：《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第二卷·第十八章〉的標題為：「我們必須把不同地區的空气多元性歸因於不同地區的土地發散物（emanations）的性質」（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VIII", p. 217.）。

⁶³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IV", p. 181.

不同；有些民族有能力做某事，另外一些民族根本沒有能力做這件事，這就使得後者必須受前者指揮；這是「神意」(the Divine will)促使各民族必須互助合作、互相依賴的結果⁶⁴。這使得杜波院長主張：後天人為的努力根本無法克服天生的自然體質，所以，教育不可能使天生沒有才能的小孩獲得特殊能力，就如同教育也不可能剝奪天才的天生能力一樣。⁶⁵

當人們的身心狀況已經習慣於當地的自然環境與飲食物品，如果他們想移居他方，這可能由於新居地的空氣性質與原本體質不合，造成遷居者身體不適。杜波院長舉例：西班牙人移居西印度群島之後，引發種種不適應的症狀，治療的方法是要患者吃西班牙本國食物；但是，美洲出生的西班牙後裔來到歐洲的祖國，反而出現水土不服的情形。⁶⁶而且，移居他鄉也會造成移居者精神層面的變化。例如，古代勇猛善戰的高盧人遷居亞洲，經過六個世代之後，其後代子孫變得和亞洲人一樣膽小；⁶⁷大航海時代後，住在東印度群島的葡萄牙人變得和當地土著一樣膽小，反而與其英勇的祖先大不相同。⁶⁸從這些例證出發，杜波院長做了一個比喻：

因此，在某地區長得好的種子，當它們被播種在另一個地區時，[卻長得不好而]退化敗壞。…比起樹與草，動物與土地的關係[似乎]沒那麼密切；但是，由於空氣使動物維持生命，土地[提供食物]滋養牠們，[所以]動物對於[居住]地方

⁶⁴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I", pp. 7-9.

⁶⁵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III", p. 25.

⁶⁶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IV", pp. 184-185.

⁶⁷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V", pp. 197-198.

⁶⁸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V", p. 201.

的依賴並不小於樹與草的性質對於它們生長地方的依賴。⁶⁹

杜波院長的看法等於勸告讀者：不要隨意搬遷到另外一個陌生的氣候中居住，因為這個魯莽的舉動將可能危及原本健全的生理與精神狀態。這與沙旦在《波斯遊記》、孟德斯鳩在《波斯書簡》中所做的建議完全相同。

如果特定地區的環境形塑當地人的生理與心理狀態，長久下來，該地區居民的生活習慣、思考模式會逐漸顯露出當地的特色。於是：「不同民族間顯著的差異可以歸因於空氣的不同性質。」⁷⁰杜波院長還引用沙旦的《波斯遊記》來支持他自己的看法。⁷¹但是，如果長期曝露在同一氣候的作用下，當地居民會顯現出與其他地區居民不同的文化特色，那麼我們怎麼解釋同一個地區、但不同時期的人們可能表現出來的生理體質與思想態度上的不同？對杜波院長來說，需要特別研究的課題是：我們如何解釋古羅馬人表現出來的輝煌創造力，卻在當時羅馬人身上完全看不到？杜波院長認為：生活在同一地區的古人與今人所展現出來的差異性格，主要來自於這一地區空氣性質的變化。⁷²例如，以前荷蘭地區森林遍佈，居民大多以牲畜肉為食，但現在荷蘭土地多變成牧場，且有大量人工運河。地貌的劇烈變化不只造成日常生活飲食習慣的改變（以前荷蘭人多吃野生或畜養的牲畜肉，現在則吃魚類、牛奶），更造成空氣性質的變化，進而使得古代居民像獵人，現代居民則像漁民、園丁。⁷³同樣的，造成古今羅馬居民性格上差異的最主要原因，是來自於羅馬及其鄰近地區的空氣「巨變」

⁶⁹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V", p. 199.

⁷⁰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VII", p. 216.

⁷¹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VII", p. 216.

⁷²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IX", p. 229.

⁷³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VI", pp. 210-212.

(prodigious change)。至於造成這個巨大變化的原因，可以歸納成兩點：

首先，羅馬城的道路下方有連接台伯河（Tiber）的下水道。由於外族入侵，羅馬建築多成廢墟，阻塞下水道，使得城市污水無法排出，長年積聚，甚至腐化敗壞而產生腐臭有毒氣體。再加上下水道離地表不深，夏日酷暑時節，高溫就從積貯的死水引發大量致命的蒸氣進入空氣中。其次，羅馬附近低地平原的空氣，在三個月的盛夏期間，常會使得當地居民陷入外界難以想像的無精打采、疲勞懶散狀態。這個低地平原所流通空氣經常是有害的，主因在於風夾帶著它所吹拂過地區的不健康氣體：這些地區可能排水沒有以前好，也可能是明礬、硫磺以及砷的地下礦區，在酷暑的情況下，因高溫而蒸發出有害氣體，再經由風的作用，把這些有害氣體帶到羅馬附近低地平原⁷⁴。

綜合以上兩點來看，杜波院長認為：羅馬城及其鄰近地區以前排水良好，空氣品質不錯，但是現在不同了：死水的穢氣以及礦區的毒氣造成空氣品質惡化。雖然他並沒有詳細說明敗壞的空氣如何影響羅馬人身體的生理變化，但是我們可以推測：這些敗壞的有毒氣體透過呼吸作用進入羅馬居民的肺部血液，引起血液品質的敗壞，甚至更進一步影響腦部的「動物精神」，造成神經系統、感官的失調；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生理面的敗壞逐步延伸到精神面，使得精神思想也隨之敗壞，於是後來羅馬人的精神傾向遂和先前羅馬人的精神傾向有了落差。因此，古今羅馬人性格的差異為杜波院長的「外在環境（氣候冷熱或空氣純雜）影響生理機能，生理機能的缺陷影響心理精神」的看法提供了最佳的案例。

但是，杜波院長的著作並不是當時唯一一部觸及羅馬空氣性質變化的書籍。在《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一書出版前一年（1718），羅馬教皇的首席醫生朗西紀（Jean-Marie Lancisi, 1654-

⁷⁴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VI", pp. 206-209.

1720) 已經在其著作《論羅馬空氣的自然性質與外來性質》⁷⁵中討論羅馬空氣品質的問題。他認為：羅馬的空氣品質本來良好，但是有一些因素使之敗壞。首先是南風 (le vent de Midi) 的因素。他把南風分成兩類：其一為，輕輕吹拂的有益健康溫暖南風，不但使人體發汗，且給人體增加靈活度，這類風大多發生在春風與秋分之間的時期。⁷⁶其二為，風力猛烈的南風吹拂過許多地區，帶來不潔物質所散發出來的有害氣體，污染性質良好的羅馬空氣，進而強烈刺激人體體液，影響健康身體；這些不潔物質包括：酸性化合物 (les sels acres)、粗劣硫磺 (les souphres grossiers)、積貯腐臭的死水、屍體。⁷⁷除了猛烈的南風帶來遠方的有害氣體之外，朗西紀還討論到羅馬及其鄰近地區的排水不良所衍生的問題：古羅馬人非常注重排水，古代法官 (les Magistrates) 會對於忽略疏通排水道的羅馬城內及其鄰近地區居民判處重刑。但是隨著激烈戰爭的出現，不只建築廢墟阻塞排水道，連排水道本身都受到嚴重破壞，使得污穢水流無法排出而逐漸積聚，蒸發氣體污染空氣，為此地居民帶來無數疫病。⁷⁸排水系統的破壞也使得經常泛濫的台伯河水患，更為雪上加霜。⁷⁹朗西紀所提出這些解釋羅馬空氣敗壞的原因 (風吹來附近的礦區有害氣體、排水道阻塞生出惡毒瘴氣)，我們已經並不陌生了：杜波院長在其作品中所提出的

⁷⁵ 拉丁文原文書名是：*Dissertatio de nativis deque adventitiis romani coeli qualitatibus, cui accedit historia epidemaei rheumaticae quae per hyemem anni 1709 vagata est*。法文翻譯的書名則為：*Sur les qualitez naturelles, & sur les qualitez étrangeres de l'air de Rome avec l'Histoire de la maladie Epidemique, qui regna à Rome pendant l'hyver de 1709*。朗西紀此書的法文摘要曾經於1719年分三期刊登在巴黎皇家科學院的刊物《博學者期刊》(*Journal des Sçavans*)上，分別是：*Journal des Sçavans*, 1719, numéro 32, pp. 505-510; numéro 35, pp. 553-555; numéro 36, pp. 567-570。

⁷⁶ 'Jo Mariae Lancisii Intimi Cubicularii & Archiatri Pontificii...', in *Journal des Sçavans*, 1719, numéro 32, p. 506.

⁷⁷ 'Jo Mariae Lancisii Intimi Cubicularii & Archiatri Pontificii...', in *Journal des Sçavans*, 1719, numéro 32, pp. 506-507.

⁷⁸ 'Jo Mariae Lancisii Intimi Cubicularii & Archiatri Pontificii...', in *Journal des Sçavans*, 1719, numéro 35, pp. 553-554.

⁷⁹ 'Jo Mariae Lancisii Intimi Cubicularii & Archiatri Pontificii...', in *Journal des Sçavans*, 1719, numéro 35, p. 555.

看法和朗西紀的說明非常類似。雖然找不到前者引用後者作品的直接證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推測：「風吹與排水道阻塞造成空氣性質轉變，並進而影響人體生理機能」，應該是當時學界的主流意見，並不是杜波院長的獨特創見。

杜波院長的看法並不是新創的，還有另外一個證據：他在《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一書中徵引許多沙旦《波斯遊記》中討論氣候與人體關係的段落，⁸⁰這證明杜波院長的看法與沙旦的遊記之間有密切關聯；而我們前面已經說明，孟德斯鳩在撰寫《波斯書簡》時，沙旦的《波斯遊記》也是非常重要的資訊來源。杜波院長與孟德斯鳩都主張「氣候影響人體生理，而生理又會影響精神」，並且他們兩位也都閱讀沙旦《波斯遊記》，從這裡我們至少可以推測：沙旦的《波斯遊記》是杜波院長與孟德斯鳩氣候論的共同淵源。更值得玩味的是：介紹孟德斯鳩參與蘭勃賀女侯爵沙龍聚會的豐特奈爾也相信人的精神思想與氣候狀態密切相關。孟德斯鳩在他的讀書筆記《隨想錄》中，曾經寫下他與豐特奈爾的一段私下談話內容：

古代[那些宗教]決疑論者（des anciens casuistes）的書籍[之所以]流行，[是]因為西班牙與義大利—[這兩個]炎熱國家[的]人們喜歡瑣碎興趣—的法庭充滿這些案例，而且人們沒有自然科學（la physique）的知識。因此，這些書籍必然是提供給[繁瑣的]士林哲學，而[士林哲學]這門學問應該是[由極端注意細節的]才智之士所掌管的工作。

—豐特奈爾⁸¹

從這段簡短的紀錄來看，我們雖然無法確知這兩位學者交談的確切年代與主題，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得知：豐特奈爾主張氣候炎熱

⁸⁰ 例如，特別在討論民族的慣習不是任意出現，而是與自然原因有關。參：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IX”, p. 228.

⁸¹ Montesquieu, ‘Mes Pensées. 853’,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974A.

與鑽牛角尖的思想態度有相當關聯，這與杜波院長、孟德斯鳩的思考邏輯完全相同。甚至我們可以大膽推測：這三位學者有類似的見解（氣候影響人體），其中杜波院長與孟德斯鳩都曾讀過沙旦所寫的遊記，這使得他們更可能在蘭勃賀女侯爵所主持的沙龍聚會中結識之後，得以藉由共同關切的主題而進一步私下相互交換意見。

於是，孟德斯鳩在 1728 年出發旅遊歐洲之前，腦海中已經有外在氣候環境與人體生理及精神密切相關的想法。這些想法大多來自書本閱讀（沙旦《波斯遊記》或杜波院長《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也可能來自沙龍聚會談話的意見交換。在歐洲旅遊期間，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孟德斯鳩不只繼續採用談話的方式來擴大知識範圍，他更開始進行實地考察，想透過他的雙眼親自觀察氣候影響人體的現象。而「纖維」的概念就是孟德斯鳩在旅遊期間，經由與他人的談話而獲得的新知。

五、孟德斯鳩的歐洲之旅

由於友人瓦德格夫（Lord Waldegrave）被英王喬治二世任命為駐奧地利大使，孟德斯鳩遂陪同他到維也納就職，而離開巴黎：從 1728 年 4 月 5 日一直到 1731 年 5 月返抵波爾多為止，在外三年的歐洲旅遊行程中，孟德斯鳩共遊歷了奧地利、義大利、瑞士、日耳曼、荷蘭，並且遠渡重洋抵達英格蘭參訪。這段旅遊期間，孟德斯鳩曾經巨細靡遺記下他的旅途見聞，包括參觀地點、隨想感觸、拜訪人士的交談主題，這批珍貴的紀錄於十九世紀末出版，對重建孟德斯鳩氣候論的發展有非常大的幫助。可惜的是，十九世紀初孟氏後人焚毀一批手稿，其中包括〈英倫之旅〉（*Voyage en Angleterre*），造成研究上無可彌補的損失。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在進行歐洲旅遊之前，孟德斯鳩已經有氣候影響人體身心層面的看法。而他在旅遊途中，也念念不忘觀察各地氣候環境的特點。停留威尼斯時，他認為含鹽的海水與飽含鹽分的空氣對威尼斯造成相當大的損害：不只牆壁「鈣化」

(calcine)，而且對畫作的收藏與保存形成重大威脅。⁸²這種對於空氣影響物質的觀察興趣還出現在他參觀教堂時：孟德斯鳩認為教堂也不適合保存畫作，不只因為教堂內部潮溼，更因為埋葬教堂中的屍體會散發出「油脂酸」(les esprits de la graisse)，侵蝕畫作。⁸³當孟德斯鳩觀察威尼斯貴族走私外國貨物以謀取暴利時，他不忘從氣候環境的角度來嘲諷他們的貪婪行為：雖然潟湖因為日漸淤積，海岸線逐漸向後退縮，使得積水的沼澤地會蒸發出有害氣體，但是威尼斯貴族寧願冒著吸入壞空氣的危險，繼續做走私的勾當，也不願放棄他們所居住的城市。⁸⁴在威尼斯時，孟德斯鳩曾經和波納法爾(Claude-Alexandre de Bonneval, 1675-1747)進行許多次的交談，其中一個談話主題涉及當年夏天在羅馬及其鄰近地區爆發疫病的原因。孟德斯鳩事後寫道：

有人把此疾病歸咎於用來排水的溝渠疏於照料。但是為什麼此疾病會肆虐於那不勒斯王國(le Royaume de Naples)？波納法爾告訴我他從波里涅克主教(Polignac)那裏聽到的另外一個理由：羅馬及那不勒斯的平野整個被羅馬人鑿挖，且遍佈地底水道。夏日期間，不知名水道中的水積聚腐敗，且引發疾病(l'intemperie)。

在我看來，這種疾病也同樣肆虐於巴勒摩(Palerm)，[因為它]建立在另一個城市的廢墟之上。——待研究——對[下面這個題目作全面]理解及研究：此疾病如何傳入某些地區、這些地區的位置，以及最容易遭到侵襲的那些地區。⁸⁵

從這則簡短的記載來看，波納法爾認為：夏季炎熱氣候從地下溝渠的腐水引發不潔氣體，才是造成疾病的原因，孟德斯鳩覺得這個看法值得更進一步探討。而後者之所以感興趣，可能是因為他

⁸²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résentation et notes de Daniel Oster,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4, p. 224A. Collection L'Intégrale.

⁸³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20B.

⁸⁴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16B.

⁸⁵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22A.

在旅行之前就已經熟知杜波院長有關羅馬及其鄰近地區空氣變化的解釋。但是，波納法爾只是間接轉述他聽自當時法國駐羅馬大使波里涅克主教（Cardinal Melchior de Polignac, 1661-1741）的想法而已，我們可以想像：孟德斯鳩一定更想親自與這位法國主教交換意見。1729 年 1 月 19 日晚，孟德斯鳩抵達羅馬。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去拜訪波里涅克主教，他們談論的主題就正是氣候與人體疾病的關係：

我聽主教先生談論羅馬[所發生]的疾病（l'intemperie）：原因複雜，而且這些原因只有當人們睡覺時才會產生效果：因為[空氣中]不潔有害的部分，只有在纖維（fibres）較不緊繃時才比較容易滲入…；並且，疾病是在羅馬的鄉村平野區產生且擴散，而不是在城市中[形成]：因為鄉村處於低處，城市則位居山頂。

[引發]這些疾病的原因計有：一、水不再順暢流動；二、夏天時，海邊有些變乾的凹陷區生長出昆蟲，[並冒出]不潔蒸氣；三、許多明礬（alun）礦區，以及其他礦物的礦區會冒出蒸氣。

他忘記了另外一個理由，[但這一個是]我覺得最在意的，就是：冬天流回凹陷處的水。因為此地以前有許多建築物，[所以地下]全是空的。⁸⁶

從孟德斯鳩所記錄的談話內容來看，明顯只是他從波納法爾處聽到的想法更加詳細的說明而已。在這個擴大版的說明中，除了原先的「積水瘴氣說」之外，波里涅克主教再加上一個新原因：礦區受熱會冒出污染空氣的有害氣體。這兩個解釋模式我們都已經在杜波院長有關古今羅馬人性格差異的解釋中看到，甚至可以在義大利醫生朗西紀討論羅馬空氣品質的作品中讀到類似的看法；但是，我們無法證實波里涅克主教是否讀過朗西紀醫生或杜波院

⁸⁶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57A.

長的著作。至於孟德斯鳩自己最在意的另一個原因（冬天水回流，積貯在羅馬下方），也只是來自「積水瘴氣說」的同一思考邏輯，並無新意。在這次交談中惟一值得我們注意的，應該是孟德斯鳩第一次聽到「纖維」這個概念：沙旦、朗西紀醫生、杜波院長、豐特奈爾、波納法爾這幾位人士都沒有提過這個概念。

在義大利之旅期間，氣候與人體疾病的關係一直是孟德斯鳩關注的焦點。當孟德斯鳩與丹巴閣下（Milord Dumbard）晤談之後，不只記錄下後者告訴他「羅馬鄉間田野的空氣是有毒的」，還寫下後者敘述的一段軼事：據說蓋拉伯爵（le Comte de Gallas）與其隨從人員冒著酷暑趕路，並且在空氣最糟糕的地方休息睡覺，結果一行人全部死亡。⁸⁷這件軼事正好呼應波里涅克主教的看法：只有在睡覺期間，惡毒氣體才會危害人體。但是，孟德斯鳩自己有一次在羅馬附近鄉村田野旅行時，忍不住在馬車（chaise）中睡著了，醒來之後並沒有不適的症狀；他自己的解釋是：「七月不是最致命的，八月和九月才是。」⁸⁸

孟德斯鳩於 1729 年 1 月 19 日晚抵達羅馬之後，到該年七月離開羅馬前往波隆納（Bologne）為止，這將近半年期間除了 4 月 18 日至 5 月 6 日停留那不勒斯之外，⁸⁹他都待在羅馬，並且親自走訪羅馬近郊農村田野，實地考察其情況，留下許多相關的討論文字。他發現：圍繞羅馬城三十至四十哩的農村田野幾乎荒蕪無人煙，甚至「旅遊者找不到一隻雞、一隻幼鴿、一顆蛋。」⁹⁰雖有小麥可收成，但無本地農民，收成者多是外來人——「許多來收成小麥的人因為高溫酷熱以及骯髒水質而死亡。」⁹¹而且，羅馬鄉間的現狀和以前不同：「以前農村土地開墾得好，水流動順暢，澆灌土地而不會積聚腐敗，但是這不是現在的情況。而且，以前有樹

⁸⁷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84A. 亦可參孟德斯鳩另外一個記錄，來自孟達貢公爵（Duc de Mondragon）的敘述（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22A.）

⁸⁸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p. 291A-291B.

⁸⁹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p. 275B-282A.

⁹⁰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82B.

⁹¹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62B.

林以及房屋。」⁹²那麼，為什麼會有古今如此大的變化？孟德斯鳩從歷史的角度做解釋：

…在鄉村小屋周圍建造庭園的羅馬城市居民（bourgeois）摧毀了農耕以及我們稱為農夫[的人們]：因為這些城市居民以他們的奴隸開墾庭園，但是當羅馬衰落時，鄉間小屋也隨之衰敗。羅馬城市居民就任由這些造成他們金錢花費的房屋傾頹。沒有鄉村農民在這片土地上工作。而且儘管有一些錢，[但是]移除這些廢墟的費用可能超出[以前的建造費用及維持]費用。所以，這裡就成了荒蕪之地！欠缺耕作，產生壞的空氣；而且從那個時候起，糟糕的空氣就阻礙人口重新增長。⁹³

這段文字使我們知道：近代羅馬田野之所以荒蕪、積貯水流污染空氣，導致疾病流行，最主要原因在於古代富裕的城市居民出於享樂的欲望，在附近鄉村營建花園宅邸，但在繁華落盡之後，只能任其荒廢傾頹，不只造成原先可耕地消失，更使得排水設施年久失修，水道阻塞而滋生瘴氣。在孟德斯鳩眼中，羅馬及其附近地區疾病的流行不單單只是表面上的自然因素（酷熱蒸發死水或礦坑而形成有毒氣體）所造成，更要考量：精神因素（愛慕奢華建宅邸）改變自然條件（建物與耕地荒廢造成排水不良）之後，對整體社會所產生的影響（瘴氣使得人口成長停滯）。孟德斯鳩這個想法與朗西紀醫生、杜波院長、波納法爾、波里涅克主教等人的看法有些不同：後面四位解釋羅馬鄉間田野的有毒氣體時，多側重自然因素，最多只談到政治人事因素（戰亂造成建物與排水道毀壞），不像孟德斯鳩提出更深層的心理因素（居民的豪奢心態）。

當孟德斯鳩離開羅馬及其近郊到義大利其他地區旅行時，各地自然環境與人體的關係始終是他最有興趣的探訪重點。南行參

⁹²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62B.

⁹³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66B.

觀那不勒斯王國，抵達拜耶（Baïes）這個地區時，那裡只有一個小城寨：「許多士兵死在裡面，因為空氣非常糟糕」。⁹⁴在這個小地方，到處是充滿積水的廢棄建物，「當夏天酷熱足以蒸發這片積水時，空氣必然被污染。正是[這種情況]使我認為：以前大城市所在的位置是不健康的」。⁹⁵

在拉索發塔拉（La Solfatara）地區時，孟德斯鳩曾去參觀被硫磺山所環繞的橢圓形平原。此平原有許多地方噴出硫磺蒸氣，且蘊藏黃色硫磺，以及可以提煉明礬（l'alun）與硫酸（vitriol）的白色礦石。他還發現：拉索發塔拉地區的地下似乎是中空的，推斷可能與維蘇威火山相通。⁹⁶在充滿硫磺味的阿拉諾湖（le lac d'Agnano）畔，孟德斯鳩記錄了一個被稱為「狗洞」（la Grotte du Chien）的地方：「進去約一分鐘，狗就虛弱跌倒，喘不過氣來，好像不能呼吸一樣。」⁹⁷幾天之後，他抵達離那不勒斯八英哩的維蘇威火山，除了親自登上火山口觀察之外，還考察了附近五顏六色的礦石。⁹⁸孟德斯鳩對礦區的特別關注，不只在旅遊義大利期間明顯可見，當他停留日耳曼地區時，特地花了十天（1729年9月28日到10月7日）參觀赫茲（Hartz）當地的礦區，⁹⁹並且親自下礦坑參觀採礦作業與採礦機具。¹⁰⁰

在現存的孟德斯鳩旅遊札記中，我們看不到他在參觀日耳曼礦區的動機與想法。但是，從他返回法國之後所宣讀的〈論礦區〉（1731）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孟德斯鳩參觀日耳曼礦區的最主

⁹⁴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79A.

⁹⁵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79A.

⁹⁶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79B.

⁹⁷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79B.

⁹⁸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281A.

⁹⁹ 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326A.

¹⁰⁰ Montesquieu, 'Mémoires sur les mines. Troisième Mémoire' (1731), in *Oeuvres Complètes*, présentation et notes de Daniel Oster, Paris : Editions du Seuil, 1964, p. 339A, note 224; p. 340B, note 229; p. 342A, note 235. 〈論礦區〉此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到第四部分的文字寫於孟德斯鳩結束英格蘭之旅返回波爾多之後，並曾於1731年在波爾多科學院宣讀；此文第五部分則寫於1751年。〈論礦區〉全文一直到1896年才出版（參：Daniel Oster 的出版說明，收於 Montesquieu, *Oeuvres Complètes*, pp. 334A-334B.

要目的，還是在於解釋羅馬地區空氣品質的變化。在該次演講中，他曾經指出「所有舊礦區[都]是有害健康的」，¹⁰¹因為在老舊礦坑中，有些坑道崩塌積水，而支撐坑道的木材腐朽發出異味，使得在裡面工作的礦工只能呼吸到極為惡劣的空氣。¹⁰²接下來，他把羅馬空氣的變化與他參觀礦坑的經驗相連結：

從這裏，我獲得了羅馬鄉村疾病的原因：因為，[羅馬鄉村田野根本就是個]舊礦坑。由於羅馬市郊擴展到[鄰近]農村，使農村佈滿建築。拱門[的殘跡]還埋在地下。許多地區，在某個季節充滿積水，在另一個季節就敗壞；還有其它[地區]瀰漫粗劣空氣，而在夏天，當外界的空氣變稀薄，地底的空氣就衝出來，並且上升到某個高度。

當我在羅馬時，波里涅克主教[使人]挖掘許多地方以找尋雕像。他發現：地下約六百五十毫米（environ 2 pieds）處，羅馬的鄉村幾乎鋪滿馬賽克的鑲嵌畫（mosaïque）。建物陷沒，平野形成。

我相信我已經指出：大多數被毀的城市重建時，只是在以前[廢墟]之上約四公里（une lieue）處[重建]。…

羅馬農村的疾病特徵在於：只有當人們在睡覺時才會得病。我非常非常想問：是否在有毒的礦坑中，睡眠會增加危險。但是，我只有當有人曾經在[有毒礦坑中]睡過，我才能知道。

我們曉得：在清醒時，人體的「纖維」（fibres）較有力量；在睡眠時，「纖維」較為放鬆。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比起清醒的時候，我們在睡覺時必定更容易出汗，而

¹⁰¹ Montesquieu, 'Mémoires sur les mines. Troisième Mémoire' (1731),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335B.

¹⁰² Montesquieu, 'Mémoires sur les mines. Troisième Mémoire' (1731),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342A.

且實際上[出汗]更多。所以，人體體液與包圍我們的空氣之間的交流溝通，在睡眠時比在清醒時更大。

...

人們錯誤的把這個偶然[出現的疾病]看成是羅馬鄉村的特殊[現象]。[這個偶然出現的疾病]在那個地方是比較值得注意，但其實這是一般的普遍[現象]。而且，[如果]酷熱、寒冷、霧氣將使清醒的人感到不舒服，[這三者]可能使睡著的人[感到]更不舒服。

我確信：如果在舊礦坑工作的那些人在裏面睡著，對他們來說，睡眠可能是有害的；而且，如同在羅馬一樣，人們可能會說：「因為在礦坑睡覺，他死了。」

在舊礦坑中，惡劣的空氣比起停滯腐敗的水引起更多不適。在舊礦坑中生活的人們漸漸死去，但是他們可能因為接觸到如此粗劣的蒸氣，而馬上失去生命，好像和在 Pouzzoles 地區的「狗洞」所發生的事情一樣。

我所謂的舊礦坑，並不是指最古老的礦坑，而是指曾經被放棄，卻又重新開採的礦坑。...¹⁰³

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的引用孟德斯鳩原文，最主要是因為：透過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發現，閱讀、私人交談、實地觀察是他構思《法意》氣候論的重要方法。出發進行歐洲旅遊之前，孟德斯鳩撰寫《波斯書簡》時曾閱讀沙旦《波斯遊記》，而有了氣候影響人體身心面向的看法；在他認識杜波院長後，經由更深入交換意見，注意到古今羅馬人性格差異與羅馬地區空氣性質變化的議題。在義大利旅遊時，孟德斯鳩拜訪旅居當地的法國人士波納法爾、波里涅克主教，在談話中除了談到「建築廢墟阻礙排水，積

¹⁰³ Montesquieu, 'Mémoires sur les mines. Mémoires sur les mines du Hartz dans les pays de Hanovre' (1731), in *Oeuvres Complètes*, pp. 342A-343A.

水發出有害氣體」等舊主題之外，孟德斯鳩更得知新主題：夜間休眠時，人體「纖維」會放鬆，使外在瘴氣滲入人體，造成羅馬 1728 年夏天的流行疾病。在旅遊羅馬農村、拉索發塔拉硫磺礦區、維蘇威火山地區、甚至日耳曼礦坑時，孟德斯鳩考察與紀錄的重點都集中在高溫引發惡毒蒸氣影響動物生理機能（士兵、「狗洞」、礦坑中排水設施）的例子。而義大利、日耳曼實地旅遊的所有經驗，都被孟德斯鳩記錄在他的私人旅遊札記之中；返國之後，經過更進一步的整理組織、深思熟慮，最後具體呈現在〈論礦區〉的這段文字中。因此，歐陸之旅在孟德斯鳩氣候論發展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實地旅行不只使他有了親身體驗（在火山地區聞硫磺臭味、在礦坑中經歷發霉汗濁空氣），更使他在回國之後，把個人旅遊經驗與閱讀、交談所獲得的知識互相結合、驗證，以「重新開採的礦坑」比喻當時的羅馬城—建立在歷代遺跡之上的新城，也正因為這個新城地下遍布廢墟，充塞積水，才會一遇夏季酷熱每每引發汗濁氣體，毒害羅馬及其鄰近區域的居民。甚至我們可以說，日耳曼礦區的旅遊參觀只是踏腳石，孟德斯鳩心中真正關注的是利用羅馬的個案，找出普遍的通則，以解釋外在氣候環境與人體疾病的關係。

但是，對孟德斯鳩來說，造成 1728 年夏天羅馬流行疾病的原因不只是自然原因（夏日酷熱使得積水與礦物蒸發出有毒氣體）而已，精神心理因素隱隱出現在他的解釋中：城市居民的奢華心態使其在鄉間田野競相關建庭園宅邸，但隨著經濟勢力衰退之後，建物乏人照料而傾頹，雜亂的環境反而成為居民健康的潛在威脅。這個精神因素的提出，使得孟德斯鳩得以走出杜波院長的嚴格自然環境決定論：後者認為，現今羅馬人的精神創造力之所以比不上古代羅馬人，主要原因在於現今羅馬及其近郊的自然條件（空氣、水質）變差，才會造成現今羅馬人的才能比不上古人的現象。但是孟德斯鳩指出，積水瘴氣形成的背後還要考量愛慕奢華的心理因素，不能只單純考量自然環境因素。

孟德斯鳩這個隱隱超越嚴格自然環境決定論的態度，在 1732

年宣讀於波爾多科學院的另一篇文章〈論羅馬居民的飲食節制[並與]古羅馬人的飲食無度相比較〉文中有更清楚的展現。在該文中，他討論造成古今羅馬人飲食習慣改變的原因：「我發現這個變化有許多原因，[有些是]自然生理的，[有些則]是精神心理的（les morales）。」¹⁰⁴自然因素方面，他指出現在羅馬人住的位置比以前低，而且埋在地底的舊建築殘跡阻礙水和空氣的流動而腐敗，進而改變當地空氣性質。¹⁰⁵至於精神心理因素方面，他提到：現在羅馬人比較少把財富花在享樂上，而且想取得高位的野心使現在羅馬人更重視健康，過有節制的生活以求長壽；於是，國家體制使得節制生活成為必要，降低羅馬人大吃大喝的欲望。¹⁰⁶孟德斯鳩的結論是：「制度、習慣、風俗輕而易舉地征服氣候的力量。」¹⁰⁷法國學者羅傑·麥西耶爾（Roger Mercier）已經指出，孟德斯鳩這段文字已經非常接近二十年之後《法意》〈14 卷·第五節〉中的看法：形塑各個民族「一般精神」的力量不是只有自然因，還有宗教、風俗習慣等精神因。¹⁰⁸而正是這個看法，降低了自然氣候環境對人類文明的絕對主宰力量，使得人類自身的精神文明傳統得以成為形塑人類歷史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種強調人類精神因素可以克服自然環境的主題，在孟德斯鳩其他文章中依然可見。在一篇寫作年代不詳的手稿（題名為〈論影響精神與性格的原因〉）中，他提到一個奇怪的現象：居住炎熱氣候的南方民族天性軟弱，由於害怕死亡，得以享受現實利益，有較好的頭腦；而居住寒冷氣候的北方民族天生勇敢，只求

¹⁰⁴ Montesquieu, 'Réflexions sur la sobriété des habitants de Rome comparée à l'intempérance des anciens Romains' (1732), in *Oeuvres Complètes*, présentation et notes de Daniel Oster,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4, p. 343B.

¹⁰⁵ Montesquieu, 'Réflexions sur la sobriété des habitants de Rome comparée à l'intempérance des anciens Romains' (1732), in *Oeuvres Complètes*, pp. 343B-344A.

¹⁰⁶ Montesquieu, 'Réflexions sur la sobriété des habitants de Rome comparée à l'intempérance des anciens Romains' (1732),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344B.

¹⁰⁷ Montesquieu, 'Réflexions sur la sobriété des habitants de Rome comparée à l'intempérance des anciens Romains' (1732),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344B.

¹⁰⁸ Roger Mercier, 'La théorie des climats des «Réflexions critiques» à «L'Esprit des Lois»',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1953, numéro 2, p. 172.

死後的良好名聲，不怕犧牲，頭腦不好。但是性格軟弱的南方民族，生活在奴隸制度之下，不敢反抗獨裁君王，最後天生的好頭腦卻被奴隸制度所制約，甚至摧毀；相較之下，勇敢的北方民族因為擁有自由，而能夠培養、提升原本不好的頭腦。¹⁰⁹怎麼解釋這種矛盾的現象呢？孟德斯鳩寫道：

精神因（la cause morale）打敗自然因：而且，大自然被騙得如此嚴重，以至於她[譯注：指大自然]以前所造出來擁有較好精神的民族，現在卻比較不聰明；而她[譯注：指大自然]以前給予較少智慧的民族，現在卻有較好的精神。¹¹⁰

這個被人為制度所「欺騙」的大自然至少給人們一個啟示：自然氣候環境不是唯一的絕對主宰，有時候制度與慣習也會克服自然限制，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甚至，如果保存持續的力量要大於摧毀改變的力量，精神因所塑造的民族特質可能會代代相傳，不會消失。¹¹¹在〈論羅馬人的偉大與衰亡的原因〉（1734）文中，孟德斯鳩再次強調：「不是命運（la fortune）造成世界。…有一些精神的（morales）或自然的普遍原因在每一個王國中運作：提升、維持或敗壞這個王國；所有的意外都受這些[普遍]原因控制。」¹¹²這個想要超越自然氣候環境限制的孟德斯鳩、這個不向盲目命運低頭的孟德斯鳩，我們都可以在義大利之旅時，提醒學者注意「積水瘴氣的自然因素以外，還要考量羅馬城居民的豪奢心態」

¹⁰⁹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texte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Roger Caillois, Paris :Gallimard, 1951, p.61.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此篇手稿寫作年代不詳，只能大致推測寫於《法意》之前，而且直到1892年才出版（參：Roger Caillois 的出版說明，收於：Montesquieu,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 1481.）。

¹¹⁰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p. 61-62.

¹¹¹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 66.

¹¹² Montesquieu,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 XVIII' (1734), in *Oeuvres Complètes*, présentation et notes de Daniel Oster,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4, p.472B. Collection L'Intégrale.

的那個孟德斯鳩中看到，甚至在《波斯書簡》中強調「不只自然因素，宗教與政府統治形式也可能造成人口減少」的那個年輕作者中看到雛形。

在義大利旅遊期間，孟德斯鳩除了提升人類精神因素的地位之外，「纖維」概念的首次接觸也值得注意。「纖維」此詞在 1721 年《波斯書簡》中完全沒有提到。此詞最早見於孟德斯鳩與波里涅克主教的談話中，且是後者所提出的意見。從現存的材料來看，孟德斯鳩本人對於波里涅克主教的評價相當正面。孟德斯鳩曾經私下紀錄一段他告訴波里涅克主教的話：

在聽波里涅克主教談話時，我向他說：「主教閣下，您不[刻意]創作某些[知識]體系，但您現在所講的[正是]一些[知識]體系。」¹¹³

也許是基於這種知識上的尊重與信任，孟德斯鳩一直沒有忘記波里涅克主教對他所提及的「纖維」概念。結束旅遊回到波爾多之後，孟德斯鳩於 1731 年的〈論礦區〉演說文中正式運用「纖維」的概念來說明：外在氣候環境的有毒氣體滲入人體造成影響，主要是透過「纖維」這個中介器官。此外，他還說明肺部空氣與「纖維」運作的關係：

在炎熱地區，我們常覺得疲累，這是因為過於稀薄的空氣沒有足夠的力量撐起肺部，所以空氣就沒有足夠的彈力，無法提供「纖維」末梢足夠的運動力量以促進四肢血液回流到心臟。¹¹⁴

這個有關人體生理機能運作的解釋並不見於孟德斯鳩與波里涅克主教的談話內容之中，推測孟德斯鳩可能另有相關知識來源，而且應該是來自一位熟悉人體生理解剖學知識的人士。

¹¹³ Montesquieu, 'Mes Pensées. 1349', in *Oeuvres Complètes*, p.1001B.

¹¹⁴ Montesquieu, 'Mémoires sur les mines. Mémoires sur les mines du Hartz dans les pays de Hanovre' (1731),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340B.

夏克列頓（Robert Shackleton, 1919-1986）已經指出：孟德斯鳩旅居英格蘭期間（1729-1731）可能是他的「纖維」概念進一步深化發展的重要時期，而英格蘭醫生阿爾布特諾（John Arbuthnot, 1667-1735）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惜的是，孟德斯鳩停留英格蘭期間所寫的札記已經遭到焚燬，無法利用來進行細部的旅遊參訪行程的重建研究，更無法證實孟德斯鳩與阿爾布特諾是否曾經會面討論「纖維」概念。但是，阿爾布特諾是倫敦皇家學會成員，而孟德斯鳩也在 1730 年獲選為該學會成員之一，¹¹⁵而且兩人皆是「共濟會」（la Franc-maçonnerie）成員；¹¹⁶此外，阿爾布特諾在英格蘭社交圈極為活躍：他是切斯特費爾德（Lord Chesterfield, 1694-1773）的私人醫生，也和博林布魯克（Lord Bolingbroke, 1678-1751）熟識，而孟德斯鳩和切斯特費爾德、博林布魯克亦為好友。¹¹⁷在《法意》〈16 卷·第四節〉的一個註釋中，孟德斯鳩曾經提到阿爾布特諾認為「在英國，男孩數量比女孩多」，¹¹⁸但是並沒有指出此看法來自阿爾布特諾的哪一本著作，這不太符合孟德斯鳩在《法意》中到處可見的精確性。我個人的推測是：這條註釋的內容可能來自這兩位學者私下談話的材料。這種紀錄私下談話的習慣，在孟德斯鳩的私人讀書筆記中屢見不鮮。甚至在英倫之旅後將近二十年，孟德斯鳩仍然在他的讀書筆記《零玉碎金集》中追記：阿爾布特諾預言「由於被獨裁制度（le despotisme）所驅逐，歐洲的科學與技藝可能在美洲建立」，以及英貴族巴斯

¹¹⁵ Robert Shackleton, 'The Evolution of Montesquieu's theory of climat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1955, number 33-34, p. 323. 亦可參考：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pp. 135-136.

¹¹⁶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pp. 139-142.

¹¹⁷ 孟德斯鳩在荷蘭海牙認識時任英格蘭駐荷蘭大使的切斯特費爾德（Montesquieu, 'Voyage de Gratz à La Hay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330B.），並且在 1729 年 10 月 31 日和切斯特費爾德一起乘船赴英，更在後者陪同下一起到肯辛頓宮（Kensington）晉見英王以及王后（Montesquieu, 'Notes sur l'Angleterre', in *Oeuvres Complètes*, présentation et notes de Daniel Oster,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4, p.331A. Collection L'Intégrale.）。

¹¹⁸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VI.4', in *Oeuvres Complètes*, p.626A, note 82.

（milord Bath, 1682-1764）轉述阿爾布特諾對於雅典人到英國學習希臘文的不以為然態度。¹¹⁹

從這些記載來看，目前雖然找不到孟德斯鳩與阿爾布特諾直接見面的證據，但由於雙方人際網絡高度重疊，夏克列頓的推測可信度極高：「孟德斯鳩與阿爾布特諾的會面幾乎不可避免，而且他們相當熟識確實是高度可能的。」¹²⁰如果雙方在英格蘭非常可能見面，交談的重點應該集中在孟德斯鳩當時（參觀過羅馬及其近郊、維蘇威火山、赫茲礦區之後）所最關心的主題，也就是：氣候與人體關係，尤其是波里涅克主教所提到的「纖維」概念。阿爾布特諾的名著《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1733）與這個主題最為相關，然而此書出版時孟德斯鳩已經離開英格蘭。但是孟德斯鳩旅居英格蘭兩年期間，雙方的多次見面使得孟德斯鳩可能透過談話的方式，得知阿爾布特諾尚未出版的著作中有關氣候影響人體的看法。¹²¹甚至，夏克列頓還指出：經過比對，《法意》〈14卷〉的部分文字與1742年出版的《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法譯本文字高度類似，這暗示孟德斯鳩回到法國之後，應該讀過該書的法譯本。¹²²如果孟德斯鳩熟知阿爾布特諾氣候影響人體的看法，那麼接下來，我們就必須討論阿爾布特諾著作中所顯現的氣候與人體關係的概念。

六、氣候影響人體兩途徑：空氣與飲食

在《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一書中，阿爾布特諾認為：「空氣是生命的基本，沒有空氣就沒有任何動物可以存活。」¹²³但是，

¹¹⁹ Montesquieu, 'Spicilège. 790-791', in *Oeuvres Complètes*, présentation et notes de Daniel Oster,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4, p. 434A. Collection L'Intégrale.

¹²⁰ Robert Shackleton, 'The Evolution of Montesquieu's theory of climat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p. 323.

¹²¹ Robert Shackleton, 'The Evolution of Montesquieu's theory of climat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p. 323.

¹²²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pp. 307-308, p. 307, note 2. 雖然孟德斯鳩藏書目錄中並沒有此法文譯本，但波爾多科學院曾經收藏過此書，夏克列頓推測孟德斯鳩借閱的可能性極高。

¹²³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London: J.

空氣卻包含地表各種物體所散發出來的揮發物（Exhalations），而這些揮發物會隨著個別地區水土性質的不同而有差異；而且看似透明的氣體中，含有各式各樣、難以計數的「異質粒子」（heterogeneous Particles）；¹²⁴因此，不同區域、不同季節都會產生千差萬別的粒子混合比例，造成空氣性質的差異。¹²⁵土地性質與礦物所散發出來的「臭氣」（Effluvia）會影響空氣品質，這在人們經過礦坑林立的地區時，明顯就會感覺到令人不舒服的氣體；¹²⁶經由呼吸作用，礦物的揮發物會影響肺部，不只使氣囊（the Air-Bladders）收縮，也會侵蝕肺部肌肉，造成血液凝結栓塞。¹²⁷最駭人聽聞是發生在匈牙利的阿維尼（Averni）地區：此區所發散的氣體使動物與飛鳥皆無法存活。¹²⁸在空氣的所有內含物中，對人體最具毒性的就是硫磺：硫磺蒸氣不只影響植物，還使吃這些植物的牛隻變得不健康，而且這些含有硫磺氣體也經常威脅礦工的健康身體¹²⁹。風的吹拂作用會帶來鄰近地區的有毒揮發物，所以，選擇居住地點時，不只當地的土地性質要考慮，連鄰近地區的土質也要一併考量¹³⁰。因此，阿爾布特諾建議：建城的位置一定要通風良好，尤其近郊不應有墓地¹³¹。風力帶來污染氣體的最可怕案例是發生在 1348 年的法國鼠疫：病源來自中國（the Kingdom of Cathay）土地下所冒出的腐臭蒸氣，與空氣混合之後，再藉由風力的吹送，一路肆虐希臘、非洲，最後抵達歐洲；有毒氣體能在沒有任何人與人直接接觸的情況之下，經由毛孔（the Pores of the Body）而感染人體，在法國造成鼠疫大流行；而治療鼠疫的最好方法，則是服用能排除體內有毒氣體的藥

Tonson, 1733, p. 205.

¹²⁴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3.

¹²⁵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6.

¹²⁶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72.

¹²⁷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17.

¹²⁸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72.

¹²⁹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9.

¹³⁰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71, p.206.

¹³¹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209.

物。¹³²

土地性質除了影響空氣性質，也會影響當地水質：水流必定浸潤它所流經地區土壤中所蘊藏的鹽分、硫磺及其它礦物。所以，如果有人想要判斷某地區空氣性質的好壞，最好方法就是分析流經該地的水，因為「某地水質好，空氣也一樣[好]。」¹³³

阿爾布特諾前面所敘述的外在氣候與人體的關係，綜合來看有兩個主題：「惡土、髒水及礦區遇酷熱引發蒸發出瘴氣」、「風的作用帶來鄰近地區污穢空氣」，所以骯髒的空氣與水對於人體是潛在的威脅。這些主題孟德斯鳩已經不陌生了：在沙旦、杜波院長、波納法爾、波里涅克主教的書籍或談話中，都可以發現類似的看法。這些人士雖然對自然研究相當感興趣，但是他們都沒有醫學背景，無法提供更加細緻的人體生理運作的知識，阿爾布特諾的出現正好為孟德斯鳩補足了這個缺陷。

與前述孟德斯鳩所讀過的遊記或訪談過的人士相比，阿爾布特諾在《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書中，最重要的不同就是解釋空氣如何影響人體的生理層面，而這個解釋應該是孟德斯鳩在會談過程中感到最有收穫的部分。我們甚至可以想像：當阿爾布特諾對孟德斯鳩暢談人體「纖維」的運作方式、雙方交換意見時，一定覺得彼此非常投機。阿爾布特諾認為，空氣是藉由「動物纖維」（animal Fibres）的一再交互變換的拉緊、放鬆，以產生類似酷刑折磨的生理作用，進一步達成傷害肉體的效果；這種生理的變化不只可以藉由運用器械所形成的重力（Gravity）與拉力（Elasticity）來達成，也可以藉由空氣性質的冷熱乾濕變化來造成。¹³⁴熱量會使人體中的「纖維」放鬆，使體液擴散；¹³⁵相反

¹³²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p. 180-187. 阿爾布特諾書中所敘述的法國鼠疫爆發年份為1346年，疑為1348年之誤，而他所根據的資料是 Mezeray 對鼠疫的解釋。此外，阿爾布特諾書中也提到法國最近馬賽所爆發的鼠疫（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75.）。

¹³³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74, p. 207.

¹³⁴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43.

¹³⁵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48.

的，寒冷則會使「纖維」與體液收縮，所以在寒冷氣候中，動物體型較小。¹³⁶空氣性質的變化之所以會對人體產生顯著影響，最主要是因為空氣不僅僅藉只由外在接觸來發揮作用，而且它會持續浸潤人體的所有毛孔。¹³⁷

阿爾布特諾更把空氣比喻為「柔軟的子宮」(a soft Mold)，¹³⁸運用這個象徵來說明：空氣壓力會在不知不覺中形塑身處其中的人類體質、生理特徵、情緒以及行為習慣(the Manners)，所以在不同的國家及氣候中，人類才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差異：

不只個人容貌不同，民族的[容貌]也有不同：歐洲人、亞洲人、中國人、非洲人、希臘人的臉孔都有特徵。民族特徵與民族外形的多元，不完全來自相同起源的遺傳結果；因為根據經驗，動植物的移植會改變身材體態與外形。¹³⁹

人體的膚色也隨著各地空氣的冷熱乾濕變化而出現差異，例如：高緯度居民的膚色比低緯度居民的膚色要白。¹⁴⁰除了生理特徵受到空氣影響之外，有些日子人們發現記憶力較強，判斷力較敏銳，脾氣與情緒較為穩定，這些也都是空氣品質變動的結果；空氣介入人體精神心理層面的現象，使得：「諸民族特性(the Genius of Nations)[分別]來自於他們[各自]的空氣，似乎是可能的。」¹⁴¹雖然當地政府能夠運用法律的手段來改變當地民族特性，但是只要強制力一放鬆，當地居民的行為模式就又回到與當地空氣性質相符的行為模式，好像一切又回到原點。¹⁴²而所有空氣性質的變化都是透過「纖維」對人體產生作用：「由於纖維張力的不同，整個神經系統以及動物精神(the animal Spirits)就在某

¹³⁶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56.

¹³⁷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64.

¹³⁸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47.

¹³⁹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p. 146-147.

¹⁴⁰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48.

¹⁴¹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48.

¹⁴²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50.

種程度上受到影響。」¹⁴³阿爾布特諾接著說明「纖維」的變化如何造成人們情緒的不同：

北方民族較多樣的「纖維」擺動，必然在其「動物精神」（the animal Spirits）造成相同的變化。因此，在其情緒上形成成比例的情緒波動，[帶來]較大的行動及勇氣。空氣冷熱差異較小的氣候區的居民，只能感受到隨著乾溼變化而來的「纖維」張力的改變，而沒有北方民族在上述原因之下所產生的激動與焦慮不安感。[熱帶地區居民]由於過度炎熱，其「纖維」與「動物精神」的運動較為一致，且少有變化，[這使得他們]是懶惰的：因為不活動及懶惰，這將自然地導致奴隸傾向，或不喜歡與統治他們的人們爭論抗爭。希波克拉提斯告訴我們：歐洲人的勇氣來自於他們的氣候變化及寒冷，而且來自於能夠確保他們勇氣的法律。...¹⁴⁴

如果把阿爾布特諾這段文字與前面所引用《法意》〈14 卷・第二章〉中，孟德斯鳩討論氣候透過「纖維」影響精神心理的相關文字做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兩者的思考邏輯非常類似，他們都強調：氣溫冷熱變動越大，人體「纖維」張力的變動也隨之增強，而當地居民的活動力與勇氣也就越大。除了「氣候（溫度高低）經由纖維（生理層面）產生勇氣或畏懼（心理層面）」的解釋模式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阿爾布特諾從他的醫學與生理學的專業研究出發，得出了政治學的結論：獨裁政府不適合寒冷氣候，而極端奴隸制出現在炎熱且肥沃的國家。¹⁴⁵這個想法與《法意》〈17 卷・第二章〉的主張完全一致：「炎熱氣候[下]，民族的軟弱使他們幾乎常常是奴隸；寒冷氣候[下]，民族的勇敢使他們維持自由。這是來自於自然原因的結果。」¹⁴⁶雖然我們無法從現有的資料證

¹⁴³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51.

¹⁴⁴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52.

¹⁴⁵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53.

¹⁴⁶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VII.2',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630A.

實：旅居英格蘭期間，孟德斯鳩與阿爾布特諾的晤談是否真的涉及這麼廣泛而深入的討論；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推測：阿爾布特諾的醫學、生理學的專業知識，使得孟德斯鳩對於人體「纖維」的生理功能，以及「纖維」運作可能造成的心理層面變化有更深入的認識，甚至可能引發後者進行實驗觀察的興趣。

但是，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追問：阿爾布特諾有關空氣影響人體生理與精神的想法是他自己獨創的看法嗎？顯然不是。在前面引文中，他提到古希臘學者希波克拉提斯認為氣候寒冷與多變造成歐洲人勇敢的性格。而在《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序言〉中，這位英格蘭醫生極力讚揚希波克拉提斯所奠定的研究傳統：

許多最有名的內科醫生已經勤奮地觀察空氣對疾病運作的影響，但是也許沒有任何一位比起我們的[醫學]技藝的首位創立者，偉大的希波克拉提斯，有更大的精確性。¹⁴⁷

在整本書中，阿爾布特諾屢屢以「偉大的聰明人」(this sagacious great Man)、¹⁴⁸「偉人」(this great Man)、¹⁴⁹「善良古人」(this good old Man)、「聰明的古人」(this sagacious old Man)¹⁵⁰來稱呼希波克拉提斯，在在都顯示出他對這位古希臘學者的敬意。阿爾布特諾特別推崇這位古代學者注意「觀察空氣對疾病運作的影響」：希波克拉提斯的研究方法，正是透過探討城市位置、季節變化、空氣與水的性質以理解外在自然環境對人體生理與精神層面產生的變化，¹⁵¹這正好也正是前者《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的主題。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阿爾布特諾在《論空氣對人體的影

¹⁴⁷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reface', p. vii.

¹⁴⁸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21.

¹⁴⁹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22, p. 125.

¹⁵⁰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p. 152-153. 阿爾布特諾在另外一本著作中，甚至稱希波克拉提斯為「聖者」(the divine Hippocrates)。參：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and the Choice of them,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onstitutions of Human Bodies*, London: J. Tonson, 1731, p. 220.

¹⁵¹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22.

響》所陳述的觀點與運用的研究方法，都受到希波克拉提斯的啟發，有古典知識的傳統淵源，並不是憑空創發出來的。

為了維持生命，人體除了必須維持呼吸作用以外，還必須攝食。雖然在《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一書中，攝食並不是阿爾布特諾談論的主要焦點，但是他並沒有忽略飲食對人體可能產生的影響：

所有人類有兩件共同的事情：空氣與食物。的確，這兩者在不同地區與[不同]氣候之中，有非常不同的性質；但是，空氣的性質可能比食物的性質有更大的差異。¹⁵²

其實，阿爾布特諾已經在兩年前的另外一本作品中討論過食物的性質，名為《論食物的本質，以及根據人體的不同體質來選擇食物》；我們甚至可以說，阿爾布特諾這兩本書的主題是互補的。但是，夏克列頓的研究並沒有注意到阿爾布特諾在 1731 年所出版的這本有關飲食的作品。在此書中，阿爾布特諾指出：「所有動物都直接或間接由蔬菜植物所構成」：¹⁵³透過蔬菜食物的攝取，動物體間接吸收土地所蘊含的雨水、空氣、腐敗的動植物汁液以及礦物；¹⁵⁴而人類在享受肉類美食的同時，又不經意地間接吸收了該動物成長過程中所攝取的居住地一切自然因子。¹⁵⁵於是，透過飲食，特別是前述的食物鏈作用，外在自然環境因子一點一滴的滲透人體，逐漸改變生理體質，甚至刺激人體「纖維」的運作。¹⁵⁶阿爾布特諾認為他的這個看法符合希波克拉提斯的教誨，因為後者主張「健康主要來自於食物的選擇」；¹⁵⁷而且一旦身染疾病，希波克拉提斯還想用飲食來治病：「當任何人生病或不舒服時，讓他所吃的食物性質與疾病[性質]相反，因為健康只是藉由適當混合相

¹⁵²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49.

¹⁵³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p. 48.

¹⁵⁴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p. 49.

¹⁵⁵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p. 78.

¹⁵⁶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p. 224.

¹⁵⁷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p. 220.

反性質的事物，以獲得或保持某種[均衡的]性質[而已]。」¹⁵⁸此外，阿爾布特諾還提到蓋倫（Galen, 129-c.199）：

在談到希波克拉提斯的思想時，蓋倫告訴我們：整個體質可能被食物所改變。我們應該吃那些對我們自己個別特殊身體（年齡、溫度、疾病及體質）最好的食物。...¹⁵⁹

按照蓋倫的說法，如果不同的個人都要考量自己的特殊情況來挑選最適合的飲食，阿爾布特諾認為：「與特殊體質無關的一般飲食規則[就]是荒謬的。」¹⁶⁰這種極為細緻的飲食觀，所反映的是一種對於外在自然環境極為敏感的健康醫療觀：

健康與不健康是相對的[性質]，而不是真實的性質（real Qualities）。因此，[如果想]確認某事物是健康或是不健康，而不去描述主體處身其中、與其發生關聯的所有環境[因子]，[只]是講沒有意義的話。¹⁶¹

因為人體居住在自然氣候環境中，與外在事物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根本無法切割，因此身體的健康狀態是一個持續的動態平衡，隨時都在變動中，即使不經意吃下一顆小小的果實，喝下一小滴髒水，都有可能因為食物本身的性質，改變身體原本微妙的平衡狀態，產生不適，甚至疾病。

當然，外在環境事物進入人體的管道不是只有嘴巴，鼻孔、皮膚毛孔也與外界相通。1731 年《論食物的本質》雖然以飲食為主軸，阿爾布特諾已經注意到空氣變化與人體疾病的關聯，以及「纖維」所扮演的角色。阿爾布特諾列舉造成「纖維衰弱」（Debility of Fibres）的病因時，除了食物以外，¹⁶²他還提到「潮

¹⁵⁸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p. 229.

¹⁵⁹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p. 231.

¹⁶⁰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p. 211.

¹⁶¹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p.145.

¹⁶² 營養過於黏稠而不能被「生命力」（the vital Force）所減緩抑制，例如：沒有發酵的麵包。參：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p. 151.

濕空氣」的作用：

根據空氣的狀況，我們感覺得到我們的纖維變緊繃或鬆弛；許多住在乾燥空氣中，活得健康的人們，[一旦來到]潮濕空氣中，就引發了所有和纖維鬆弛有關的疾病。...¹⁶³

這段文字等於暗示讀者：不要輕易移居到其他陌生氣候地區，因為這將引發人體「纖維」的生理病變。我們可以判斷：早在 1731 年，阿爾布特諾就在討論空氣與人體「纖維」變化的對應關係，而這正好是他下一部著作的主題。我們甚至可以說：1733 年《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的種子，已經埋藏在 1731 年的作品中。夏克列頓推測：遊英期間，孟德斯鳩可能與阿爾布特諾見面、談論氣候與人體關係的主題。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為夏克列頓的看法稍加補充：除了空氣以外，飲食也可能是兩人交換意見的重點。「飲食影響個人體質」這個看法，孟德斯鳩並不陌生。本文第二節已經提過：在 1721 年的《波斯書簡》中，孟德斯鳩除了指出「美洲礦坑散發出污穢空氣，毒害黑奴與當地土著」，還主張「飲食內容的不同會造成個人生理與心理面向的改變」。《波斯書簡》所提到的空氣與飲食這兩個氣候環境影響人體的因子，也正是阿爾布特諾前述兩部著作所探討的主題，是兩位學者的共同關心議題。然而，在《波斯書簡》中，孟德斯鳩完全沒有談論「纖維」的概念，但是回到法國之後，他在波爾多科學院所發表的兩次演講中不只提到外在環境透過「纖維」影響人體，還具體說明心肺功能與「纖維」運作的相關性。從這裡，我們可以判斷：英國之行期間與阿爾布特諾的會面，對於孟德斯鳩深化「纖維」的概念具有多麼重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孟德斯鳩在題名為〈論可能影響精神與性格的原因〉的手稿中，幾乎總結了從《波斯書簡》到歐洲旅遊結束

¹⁶³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p. 152. 阿爾布特諾認為：如果皮膚出現斑點，而且有「退色」(Discolorations)現象，就是纖維衰弱的症狀。參：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Aliments*, p. 153.

這段期間，他有關外在氣候環境與人體關係的所有思考。法國學者羅傑·蓋瓦（Roger Caillois, 1913-1978）曾經指出：〈論可能影響精神與性格的原因〉中有許多段落被孟德斯鳩劃線刪除之後，卻直接成為《法意》〈14 卷·第二節〉、¹⁶⁴〈19 卷·第二節〉的文字來源；¹⁶⁵而且，孟德斯鳩在這篇手稿的頁緣有時會加註一些小字，例如：「或許刪除此字」、「引用」、「放入與氣候有關的《法意》（lois）[章節]中」，¹⁶⁶這些小註都顯示這篇文章極可能是孟德斯鳩在撰寫《法意》時，手邊經常翻閱的參考資料。在〈論可能影響精神與性格的原因〉文章中，最重要的主題是：「民族一般特性」（le caractère général d'une nation）的形成，除了自然氣候因素之外，人類的精神因素（法律、宗教、風俗習慣、思維方法）也佔有一席之地。¹⁶⁷

在自然因素方面，孟德斯鳩首先解釋人類頭腦形成思想觀念的生理機制，而且特別著重「纖維」的角色：如果「纖維」太硬、太厚則會減低「纖維」把外在刺激傳送到腦部的能力，使得感官印象無法抵達腦部，導致人們陷於「永恆的遲鈍中」；所以，「纖維」越柔軟，越容易產生觀念。¹⁶⁸但是，如果「纖維」過於鬆弛，而且「動物精神」（esprits animaux）過多，反覆無常及思想怪異則是「自然結果」（les effets naturels）。¹⁶⁹透過空氣與食

¹⁶⁴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 1481, note 6.

¹⁶⁵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 1481, note 5.

¹⁶⁶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 1481, note 10, note 11, note 14. 這裡的「法則」（lois）一字，應該是《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書名的省略寫法。

¹⁶⁷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 58. 至於其它影響人類的精神因素，可參 pp. 62-64.

¹⁶⁸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p. 40-41.

¹⁶⁹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p. 42-43.

物，外在氣候環境可能造成這種生理層面的變動。空氣對人類精神心理層面的形塑力量雖非立即可見，但是經過幾個世代的長期累積之後，其影響就逐步顯現。¹⁷⁰孟德斯鳩還進一步指出，某地區空氣性質的好壞會受到風的干擾：風的吹拂會帶來鄰近地區一切物質（粗陋的或精微的、乾燥的或潮濕的）。¹⁷¹孟德斯鳩這些文字敘述並不是只建立在書本知識上，他在〈論可能影響精神與性格的原因〉的一個小註中提到，他還計劃做解剖學的實驗：

對肌鍵（un tendon）、神經做個實驗。把它整個放進兩邊用塞子塞住的長玻璃管中。[再把此玻璃管]放進冰塊中，看看這條神經在冰塊之中是否會收縮。¹⁷²

在這條小註中，孟德斯鳩並沒有說明他使用什麼動物做解剖觀察，這使我們無法證實這個實驗就是《法意》一書中所提到的羊舌外部組織觀察。不過，我們至少可以知道：孟德斯鳩想利用冰塊控制外在氣候因素，再透過動物解剖來瞭解冷熱溫度變化與神經收縮、舒張之間的相關性，實驗的主要目的在於驗證氣候變動與人體身心變動的關係。在現存通信中，孟德斯鳩曾在 1737 年 6 月 27 日寫信給日後成為巴黎皇家科學院院士的麥罕（Jean-Jacques Dortous de Mairan, 1678-1771），詢問不同顯微鏡的放大倍數問題。¹⁷³我個人推測：孟德斯鳩利用冰塊降溫，以進行有關神經收縮的細部觀察，可能就在 1737 年夏季左右。

此外，孟德斯鳩還指出，某地區的土地性質除了影響空氣外，還會滲入蔬果植物中，再透過攝食而影響動物身體：我們之所以在蜂蜜中發現鐵質，是因為土壤中的鐵粒子（les particules）

¹⁷⁰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 44. 孟德斯鳩舉了個例子：雅典當地的良好空氣品質，使得雅典人有細緻的思想。

¹⁷¹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 45.

¹⁷²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 1481, note 3.

¹⁷³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p.211.

被花朵吸收後，再被蜜蜂採集而成為花蜜的成分。¹⁷⁴綜合上述可知：氣候自然環境透過動物體的呼吸與飲食，逐漸改變其生理體質，再促成其心理狀態的改變。因此，孟德斯鳩強調：

我們很難相信：我們的精神思想[竟然]來自於那麼多的事物。不是只有腦部的結構[才會]改變思想，[而是]整個身體這個機器的幾乎所有部份，都對這個改變有所貢獻。¹⁷⁵

人身的存活有賴呼吸與飲食，而外在氣候環境的因子也透過這兩個管道形塑人們的生理與心理特質。而身體一小部分的改變，會連帶造成身體其他部分的變動，甚至精神的變化。這不只是孟德斯鳩的看法，也是阿爾布特諾著作中一再強調的主題。

我們前面已經看到，阿爾布特諾說明氣候影響人體的兩個管道分別是飲食與空氣；而在討論的過程中，他曾經引用希波克拉提斯的〈論空氣、水與地點〉¹⁷⁶以及蓋倫的醫學觀念來證明他自己的看法，以說服讀者。在孟德斯鳩故居中，仍然收藏著許多未出版的手稿，其中有幾份讀書摘要涉及這兩位古代學者：關於希波克拉提斯的短文〈論空氣、水與地點〉，共有兩份摘要，夏克列頓推測其中較早的一份手稿寫於 1738 年與 1743 年之間；¹⁷⁷還有一份摘要是有關蓋倫《論食物的性質》（*De alimentorum facultatibus*），寫作年代不詳¹⁷⁸。這三份摘要手稿至少顯示：孟德斯鳩對希波克拉提斯與蓋倫的作品並不陌生，而且空氣與食物這兩個主題，正是孟德斯鳩對他們的作品感到興趣的最主要焦點。

此外，在孟德斯鳩的讀書筆記《零玉碎金集》中留有一份他所草擬的「必讀書單」：

¹⁷⁴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 44.

¹⁷⁵ Montesquieu, 'Essai sur les causes qui peuvent affecter les esprits et les caractèr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2, édition de Roger Caillois, p. 49.

¹⁷⁶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viii, p. 120.

¹⁷⁷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p. 414.

¹⁷⁸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p. 414.

我必須讀的原始典籍 (livres originaux) : 《 聖經 》 (*Scriptura sacra*) , Stanley, Diogène-Laerce, Mariana [的] 《 論君王及其教育 》 (*De rege et regis institutione*) , 馬基維利 (Machiavel) , Polyen, 某些路德與喀爾文[的著作] , *Hudibras* , 塞內加 (Sénèque) , 老普林 (Pline) , 托勒密 , Pausanias, Photius , 培根 , 呂克萊斯 (Lucrèce) , Clarke, Friend 醫生的《 醫學史 》 (*Histoire de la Médecine*) 。

讀完 : Athénée, l'Arioste 。¹⁷⁹

這段文字並沒有書寫日期，但是從前面編號 518 的段落中所記載的日期「1733 年 6 月」(du mois de juin 1733)¹⁸⁰研判，這份「必讀書單」極可能是孟德斯鳩在 1731 年返回法國之後所寫，至少不可能早於 1733 年 6 月。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文字與寫在另一份讀書筆記《隨想錄》中的「必讀書單」，¹⁸¹兩份文字完全相同。從孟德斯鳩把同一份書單抄寫在兩本讀書筆記的謹慎態度來看，我們可以推想該書單的重要性。前列書單中有許多古代希臘羅馬作家的名字，他們的著作幾乎都被孟德斯鳩寫入《法意》一書中。例如：《法意》〈21 卷・第十一節〉討論非洲沿岸的古代航行情況時，孟德斯鳩同時引用希臘地理學者托勒密 (Ptolémée, second century A. D.) 的《地理學》(*Géographie*)、¹⁸²羅馬博物學家老普林尼 (Pline l'Ancien, 23-79) 的《自然研究》(*Histoire Naturelle*)。¹⁸³該書單中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呂克萊斯 (Lucrèce, 98-55 B.C.) : 其作品《論自然》的詩句曾經被孟德斯鳩引用在

¹⁷⁹ Montesquieu, 'Spicilège.521', in *Oeuvres Complètes*, p.413A.

¹⁸⁰ Montesquieu, 'Spicilège.518', in *Oeuvres Complètes*, p.412B.

¹⁸¹ Montesquieu, 'Mes Pensées. 73', in *Oeuvres Complètes*, p.860A,

¹⁸²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XI.11',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666B, note 102.

¹⁸³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XI.11', in *Oeuvres Complètes*, p.667B, note 110.

《法意》〈23 卷・第一節〉一開頭。¹⁸⁴從托勒密、老普林尼、呂克萊斯三位作者的著作內容都被運用在《法意》一書的情況來看，至少證實：孟德斯鳩認真讀過「必讀書單」中所開列的著作，而且這份書單極可能是這位法國學者在撰寫《法意》的過程中，先前預備工作的一部分。而閱讀古代地理學、博物學的作品、實行神經收縮實驗，都反映了孟德斯鳩早年的自然研究興趣一直持續到撰寫《法意》的時期。然而，孟德斯鳩並不是唯一一位對於呂克萊斯作品感到興趣的近代西方學者，杜波院長在其《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一書中，討論外在氣候環境與人體的關係時，他曾經兩度引用呂克萊斯的《論自然》的詩句。¹⁸⁵雖然我們不知道孟德斯鳩想要閱讀呂克萊斯作品的動機，是否與杜波院長有關，但是這至少顯示《論自然》一書仍然受到當時學界的重視。而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孟德斯鳩在思考自然環境與人體身心關係時，他不只參閱許多書籍，也與當時學者見面交換意見，透過綿密的閱讀與人際網絡，尋求建立屬於他自己的知識。如果古典傳統的閱讀在這幾位近代西方學者的知識成長過程中佔有一席之地，接下來我們將試著為西方近代知識追尋一些傳統的淵源。

七、古典傳統

（一）希波克拉提斯

在其著名的〈論空氣、水與地點〉文章一開始，希波克拉提斯就提醒醫學研究者要注意人類所居住的自然環境，而他所提到的自然因子包括：四季變化、溫度差異、個別地區風向、當地水流與土壤性質。水質好壞與人體健康密不可分，而水質的精粗又

¹⁸⁴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XIII.1', in *Oeuvres Complètes*, p.687B, note 238. 孟德斯鳩自註其版本資料來源為：「黑諾先生[版本的]呂克萊斯的開頭翻譯。」(Traduction du commencement de Lucrèce, par le sieur d'Hesnaut.) (p.687B.) 至於《法意》書中此段呂克萊斯《論自然》引文的原始出處，可參：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I', traduction, introduction et notes de José Kany-Turpin, édition revue, Paris: GF Flammarion, 1998, p.53, p.55, lignes 1-27.

¹⁸⁵ 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IV", p. 185; "Part II. Chapter XVIII", p.222.

與當地的土質密切相關：

…最低劣的水或來自於懸石峭壁（rochers），[因為這些懸岩]必然使得流水變硬；或來自於[含有]熱水、鐵、銅、銀、金、硫磺、明礬、瀝青或硝石的土地：所有這些都是炎熱的結果，所以這種土地的水質不可能好，而是沉重的且[會使人]發熱的；這種水不易藉由尿液排出，還會阻礙腸胃排遺。¹⁸⁶

飲用水的品質良窳受到當地礦物、氣溫高低所制約，且居民喝下之後，會引發身體不適。這顯示：自然環境本身是一個整體，不能分割來看；生活在當地環境中的居民，在攝食過程中，當地礦物與氣候的特質不知不覺滲入他們的生理體質。「礦物（尤其是硫磺、明礬、砷）發出有毒氣體影響人體」的看法，我們屢屢在杜波院長、朗西紀醫生、波里涅克主教、阿爾布特諾醫生與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或是談話內容之中都可以看到：這些近代學者的想法其實都可以上溯到希波克拉提斯。至於氣溫的高低變化，則與地理位置、季節交替有關。也許出自於「預測氣溫冷熱變化有助於瞭解人體變化，以預防疾病發生」的考量，希波克拉提斯認為醫生必須要有「氣象學」（la météorologie）的素養，所以他主張：「對醫生來說，天文學（l'astronomie）絕對不是只有小小的用處，而是非常重要；因為，消化器官的狀況隨著季節而改變。」¹⁸⁷除了消化器官之外，懷孕母體的生殖過程也要注意時令變化，因為季節轉換所引起空氣性質的乾濕冷熱變化，會對子宮中成長的胚胎產生不同的作用。¹⁸⁸但是，在古代，時令變化的預知通常與星象觀測密不可分；因此，當希波克拉提斯談到氣候變化與疾病關係時，他的想法會牽涉到某些星宿的出現與消失：

¹⁸⁶ Hippocrate de Cos, '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De l'Art Médical*, traduction d'Emile Littré, textes présentés, commentés et annotés par Danielle Gourevitch, Paris :Libra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94, p.104. Collection Bibliothèque Classique.

¹⁸⁷ Hippocrate de Cos, '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De l'Art Médical*, pp.99-100.

¹⁸⁸ Hippocrate de Cos, '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De l'Art Médical*, p.121.

…仔細研究季節更迭，我們可能預測四季變化所產生的大部份影響，特別是那些最重大的變化。因此，我們將不會[在]勉強[的情況之下]，提供任何瀉藥；也不會過了十天，才在腹部的鄰近部位實施燒灼與手術。最重大的且最危險的[季節]變化是：夏至與冬至，特別是夏至；春分與秋分，特別是秋分。我們也必須小心某些星座的升降：首先是天狼星座（Canicule）的出現，再來是大熊星座（Arcturus）的升起，以及金牛宮七星（Pléiades）的降下消失；因為，特別在這些日子裏，疾病來到重要的時刻：有些病變成致命的，有些病痊癒，其它的疾病則會轉變成另外一種性質[的疾病]。這些就是與季節有關的事。¹⁸⁹

從這段文字來看，這位古希臘學者強調，醫療方法的應用必須配合時令季節；因此，觀測星體升降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在預知某人的未來運勢，而是希望理解天氣變化所帶來的溫度升降，以預防疾病發生。但是，我們實在很難區別希波克拉提斯筆下的「天文學」與神祕的占星學之間的界線，這使得希波克拉提斯的天象觀測不可避免的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但是，也正是出自於這種重視人體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他才會建議：

當一位醫生抵達他所陌生的城市時，他將觀察當地的位置，以及[該城市的]方位與風、太陽升起的关系，因為[方位]坐北或朝南、朝東或坐西會有不同的作用。¹⁹⁰

風向的吹拂、太陽的升降、城市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屬於地球科學與天文學的知識範圍，但是一旦當這些重要的自然現象牽涉到人體生理變化時，一位認真的好醫生就必須具備這些知識，並且預先觀察當地氣候環境，並且把他的自然觀察運用在醫療過程之中。

〈論空氣、水與地點〉除了討論自然氣候環境對人體生理層

¹⁸⁹ Hippocrate de Cos, '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De l'Art Médical*, pp.111-112.

¹⁹⁰ Hippocrate de Cos, '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De l'Art Médical*, pp.98-99.

面所造成的影響之外，希波克拉提斯並沒有忘記討論精神心理層面與外在環境間的關係。而他用來說明的例子就是亞洲人懦弱與歐洲人善戰的原因：

至於膽小與缺乏勇氣，如果與歐洲人相比，亞洲人較不好戰，且本性較為溫和，這個原因特別來自季節—[亞洲的]季節沒有大變化，既不冷也不熱，[冷熱]變動的幅度難以察覺。在亞洲，理智（l'intelligence）沒受到震動打擊（secousses），身體也未感受到激烈變化—與持續相同的溫度比較起來，[溫度變化較大所產生的]印象，使得性格變得較為凶惡殘暴，並且混雜較多的激情與難以駕馭[的性格]。...¹⁹¹

以溫度高低變動不大來解釋亞洲人膽小的邏輯，在孟德斯鳩《法意》與阿爾布特諾《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中我們都已經看到，而且後者正是引用希波克拉提斯的看法來論證。但是，在希波克拉提斯的文字中，我們只有看到語氣模糊的「震動打擊」一詞，完全沒有氣溫高低、空氣性質透過「纖維」影響人體的說明，而這正是兩位近代西方學者與這位古希臘學者最大不同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希波克拉提斯還強調制度（les institutions）的因素：

亞洲的大部分地區是由君王統治；…所以，大自然已經在他們之中賦予情感（du coeur）與勇氣的那些人們，可能由於制度[的因素]而不去使用[原本就具有的]情感與勇氣。¹⁹²

人為力量（制度、法律、慣習）可能克服自然氣候環境的論點，在希波克拉提斯所舉的另外一個例子中看得更清楚：

…一開始是風俗習慣在頭的外形上一再用力以造成改變，

¹⁹¹ Hippocrate de Cos, '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De l'Art Médical*, p.115. 至於希波克拉提斯解釋歐洲人勇敢的原因，參 pp.121-122.

¹⁹² Hippocrate de Cos, '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De l'Art Médical*, p.115.

但是久而久之，這種改變成為自然的，所以風俗習慣的介入就不再是必要的。因為，精液來自身體的各個部位：[來自]健康部位[的精液是]健康的，[來自]生病部位[的精液則是]有病的。如果，一般來說，禿頭父母生下禿頭小孩，藍眼父母生下藍眼小孩，斜視父母生下斜視小孩，其它[身體外形]的變化就可以依此類推：[所以，]一個大頭族的人（un Macrocéphale）生下大頭小孩有什麼困難呢？但是，今天和以前不一樣了：在與其他人經常往來接觸[的情況下]，大頭族的風俗習慣已經消失了。...¹⁹³

從這個例子來看，希波克拉提斯承認：人類風俗可以改變該氣候環境所賦予的天生外形，而且這個後天的人為體質特徵如果一再持續，這個肉體變化就會深入到精液中，再透過生殖作用遺傳給下一代；但是，如果風俗不再持續，自然氣候的力量又會重新占了上風，這個後天的身體變化就會逐漸恢復原狀。根據相同的理由，我們可以推論：如果人類試圖建立制度與法律，來改變當地氣候環境所帶來的弊病（如：膽小柔弱），只有在長期推行的情況之下才有可能改變舊有的性格，否則一旦人亡政息，人們又會回到原有的、符合當地氣候的行為模式。

這種精神因素的強調，使得各地居民的不同生活方式（le genre de vie）可能對他們各自體質與精神層面的形塑也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希波克拉提斯希望醫生注意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是「喜飲酒、食物豐盛、常休息」，還是「勤於工作、愛好體力勞動、食量大而少飲酒。」¹⁹⁴而對食物性質與人體體質關係的討論，正是蓋倫《論食物的性質》一書的主題。

（二）蓋倫

對於現代人來說，藥物與食物是兩種不同的事物。但是，在蓋倫眼中，食物具有藥物的醫療功能：食物的不同性質，會引起

¹⁹³ Hippocrate de Cos, '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De l'Art Médical*, p.114.

¹⁹⁴ Hippocrate de Cos, '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 *De l'Art Médical*, p. 99.

人體的不同反應；因此，不良的攝食行為最可能破壞人體原有的均衡體質，使之體質失衡而提高罹患疾病的風險。如果身體體質均衡，這種良好體質要就由溫和性的食物來維持。但是，如果生理體質不協調（較熱或較冷、偏乾或偏濕），我們就必須對症而食，不能把溫性食物給予這種不均衡體質的人，否則會造成體質失調，反而有害健康；所以，想要調理體質回到均衡的狀態，就必須吃相反性質的食物：體質較熱的人，就要吃寒性食物以改變現有體質，才能回到體質均衡狀態¹⁹⁵。因此，吃東西只考量食物本身的性質是不夠的。蓋倫強調：「我們不能只談食物對健康是好或壞，而且要考慮到個人體質的不同。」¹⁹⁶由於體質的差異，對某人有好處的食物，可能對另外一人造成危害，例如：職業運動員適合吃濃稠體液形成的食物，特別是豬肉，以及未經適當烘焙、未經適當發酵的麵包；但是，一般人吃了上述食物，卻會很快罹患多血病（a plethoric disorder）。¹⁹⁷在這種按照個人特殊體質以攝食養生的角度之下，沒有考慮個人特殊體質、一體適用的一般養生通則有可能成為危及生命的荒謬建議，因為個人的體質平衡不是常年不變的，也不是靜態的。在談論蜂蜜時，蓋倫寫道：

…我們發現，許多人對於相同食物有些自相矛盾的看法。最近，有人認為蜂蜜是健康的，另外一人則認為蜂蜜引發疾病。這兩位都各自根據他們各自的體質如何受到蜂蜜影響來立論，卻沒有從一個超越的角度來考慮：從出生以來，所有的人不是只有「單一混合的體質」（a single mixture），例如，老年的體質不可能維持不變[，和年輕時期的體質一樣]。就如同在季節變化或遷居某地期間，人們的體質也會有所改變——不知不覺改變習慣與生活方式（ways of life），造成他們天生體質也隨著改變。生活方式

¹⁹⁵ Galen, *On the Properties of Foodstuffs* (*De alimentorum facultatibus*),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Owen Powe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5.

¹⁹⁶ Galen, *On the Properties of Foodstuffs*, p. 41.

¹⁹⁷ Galen, *On the Properties of Foodstuffs*, p. 42. 蓋倫認為豬肉是最有營養的食物，而且豬肉性質比牛肉更為黏稠（Galen, *On the Properties of Foodstuffs*, p.115.）

較為懶惰又不運動，且屬於黏液性質的老人[來說]…，吃蜂蜜對他有好處；但是，對膽汁分泌過多、每天做粗活的三十歲青年來說，蜂蜜會快速變成膽汁，對其身體不利。¹⁹⁸

在這裏，蓋倫所提到能夠改變個人天生體質的因素，大致可以區分為兩類：自然氣候，以及日常生活習慣。這就使得人為制度的變動與否，也成為當地居民體質的維持或改變的變數之一。在《論食物的性質》書中，蓋倫注意到料理食物的手法（調味料的使用、水煮或燒烤）會造成肉質乾濕熱冷的變化，並進而引起飲食者體質的變化；¹⁹⁹這就是精神因（人為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對於當地居民體質的形成，扮演一定角色的例證。蓋倫要求注意生活方式對生理體質的作用，與希波克拉提斯在〈論空氣、水與地點〉中的看法一脈相承。

由於人的體質是變動不居的，醫生就必須考量病人的年齡大小、季節變遷、地區差異、當地生活方式，以對病人提出適切的飲食建議。²⁰⁰本文第六節中已經看到，阿爾布特諾提出一種非常細緻的飲食觀，強調動態平衡的相對健康觀，而這個看法正可能承襲自蓋倫這種「慎選食物以保持微妙的體質均衡」的飲食要求，與同時著重自然因與精神因的醫療觀。

（三）呂克萊斯

對這位古羅馬的學者來說，物質看起來似乎相當結實堅硬，但實際上卻是充滿肉眼難見的細微空隙，所以，岩洞才會滲出水滴、聲音才能夠穿透緊閉的大門。²⁰¹同樣的，我們所居住的地球也不是實心的：地表之下到處蘊藏著風可以透入的洞穴、湖泊、沼澤以及岩石，還有地底伏流穿越其中；正是因為地底充滿孔

¹⁹⁸ Galen, *On the Properties of Foodstuffs*, pp. 35-36.

¹⁹⁹ Galen, *On the Properties of Foodstuffs*, p. 117.

²⁰⁰ Galen, *On the Properties of Foodstuffs*, p. 36.

²⁰¹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I', traduction, introduction et notes de José Kany-Turpin, édition revue, Paris: GF Flammarion, 1998, p.71, p.73, lignes 329-357.

穴，地震的時候，地表才會崩塌陷落。²⁰²而且，每個物體不停地向四面八方發送流出體狀的揮發氣體²⁰³（例如：河流發散冷氣、太陽傳送熱氣、海水發出鹹味），刺激人身的視聽味嗅覺感官，才有各種不同的感覺出現。²⁰⁴由於所有物質都是有孔隙的，都是「物質與虛空的混合體」（*mélange de matière et de vide*），²⁰⁵人體也不例外，所以性質各異的外在物質會穿透毛孔（*des pores*），²⁰⁶滲入肉體之中。而土地中含有各式各樣的物體：

許多〔物體〕是有營養的、維持生命所必須的，同時許多
〔物體〕

可能導致疾病且加快死亡。²⁰⁷

土中可能致病的物體會冒出各種不同的「瘴氣」（*miasmes*），一旦這些有毒臭氣的原子（*atomes*）接觸到動物與人，不知不覺經由毛孔進入肉體，有毒粒子就會逐漸在體內造成傷害。²⁰⁸呂克萊斯舉了一個例子：位於居門（*Cumes*）附近的「無鳥之地」（*les Avernus*），「在那裏群山冒煙，充滿刺鼻的硫磺、熱泉」，²⁰⁹而這種富含硫磺的礦區氣體不只毒害飛鳥，也滲透人體，影響生理：

難道你沒看到：在土地中，硫磺（*le soufre*）仍然產生

且瀝青（*le bitume*）變硬而發出惡毒氣味？

最後，當人們順著金銀礦脈用鶴嘴鋤在土地深處搜尋時，
在斯卡玻頓蘇拉（*Scaptensula*）[礦坑]下所散發出來的是什

²⁰²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25, p. 427, lignes 535-545.

²⁰³ 呂克萊斯以「流體」（*un flux*）、「發散物」（*une émanation*）、「揮發的氣體」（*effluve*）來稱呼這種現象。原來用詞分別見：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47, lignes 922, 933.

²⁰⁴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47, lignes 921-935.

²⁰⁵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49, ligne 941.

²⁰⁶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51, ligne 995.

²⁰⁷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39, lignes 771-772.

²⁰⁸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39, lignes 788-793.

²⁰⁹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37, lignes 747-748.

麼樣的氣味！

金礦的發散物（les émanations）是多麼毒！

這些發散物給予人們什麼樣的面容與膚色！

難道你沒看到、難道你不知道：礦工們是多麼快就死亡，
而且[他們的]生存是多麼脆弱——

當赤貧使他們擔負這種苦役時？

因此，所有這些氣體[都是]從土地散發出來，

進入自由[流動的]空氣中、廣大的天空中。

因此，「無鳥之地」（les Avernoes）必然向鳥群發送

來自土地的一種致死瘴氣（un miasme mortel）

毒化天空的一部分空間。

雙翼把鳥帶到這些「無鳥之地」[時]，

馬上就掉入不可見的毒陷阱

鳥就從[有毒]氣體發散之處筆直墜下。²¹⁰

呂克萊斯所提出的「礦坑冒出毒氣有害人體」的看法，在希波克拉提斯的〈論空氣、水與地點〉一文中也有相同的思考邏輯。讀過呂克萊斯作品的杜波院長、阿爾布特諾與孟德斯鳩，也都各自在其著作中談到相同的主題，而且他們所舉的例子也與呂克萊斯一樣，都是以硫磺、瀝青為主。此外，阿爾布特諾在其《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提到，匈牙利的阿維尼地區揮發出有毒氣體使得飛鳥死亡，這可能也不是一件偶然的現象。所有這些近代學者談論的主題（硫磺、瀝青、「無鳥之地」）都有西方古典文學的傳統

²¹⁰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441, lignes 806-823.

淵源。

呂克萊斯書中不只談到地球土地發散出來的毒氣會影響人體，他甚至還提到：無垠的宇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任何一部分的變動都連帶引發整個宇宙其它部分的變動；呂克萊斯運用一個比喻來說明這種現象：有如一位發燒的病人，他會感覺高熱逐漸擴散到四肢。²¹¹從宇宙整體與地球密切互動的看法出發，呂克萊斯強調：有些外太空的微小物質可能為地球帶來可怕的瘟疫：

…有許多種子（germes）存在；

地球[的土地]與天空含藏足夠的疾病[種子]

以使廣大無邊的瘟疫爆發開來。

因此，必須想到：我們的天空與土地

從「無限」（l'infini）接收所有足以

震撼世界的「元素因子」（les éléments），而且使之突然受到傷害。²¹²

除了遙遠無限的宇宙對地球上的生物具有神秘的影響力量之外，這位古代學者也試圖縮小範圍，從地球本身的自然現象來解釋各地區特殊疾病（l'épidémie）與當地氣候自然環境的關聯。他提到某些地區有其特有的疾病：「在阿提加地區（Attique）雙腳[常遭疾病]侵襲，在阿加伊地區（l'Achaïe）則是雙眼[常患病]」，²¹³而呂克萊斯把這種地區特殊疾病歸因於各地「空氣的差異」（la variété de l'air）。²¹⁴因此，各地有其特殊水土及特殊疾病，各地居民的膚色與面貌也因此大不相同。²¹⁵而當地居民習慣當地氣候環

²¹¹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433, lignes 649-657.

²¹²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433, lignes 662-667.

²¹³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457, lignes 1116-1118.

²¹⁴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457, ligne 1119.

²¹⁵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457, lignes 1112-1114.

境之後，一旦移居他處，就會因為水土不服而衍生其它疾病：

你難道沒有發現：新的氣候與水

使遠離其家鄉、遠離其居地

而前往國外的所有人們，因為[當地]現實情況截然不同而遭受病苦？²¹⁶

但是，呂克萊斯還補充，即使人們出自保持健康的理由而安土重遷，不願移居他處，外地的有害空氣並不會畫地自限，而是會自己主動找上門來：

所以，當偶然和我們[體質]相反的空氣

往前移動而且這有害空氣開始滲透時，

如霧或雲緩慢蛇行，

沿途傳播擾亂以及動盪。

最後，當有害空氣抵達我們本地的氣候時，

它將敗壞、同化並且把[本地氣候]變得和它一樣而[與我們體質]相反。

因此，這個新特殊疾病的災害馬上

降臨在水流之上，或沉降在穀物之上，

或人畜的其它食物之上，

或甚至懸浮在大氣之中；

²¹⁶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457, lignes 1103-1105. 這幾行詩曾經被杜波院長引用在《詩與繪畫的批判反思》一書中，說明移居到陌生氣候之中，會引發身心不適。參：Jean-Baptiste Dubo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etry, Painting And Music* (1719), vol. 2, "Part II. Chapter XIV", p. 185.

當我們吸入這個混合空氣時，

我們必然同時吸收這些毒物。²¹⁷

在這段文字中，呂克萊斯雖然沒有清楚說明造成外地有毒空氣與本地空氣混合的主要元兇，但是我們可以推測：造成這種氣體移動的最可能原因是來自於風力的吹送，這從接下來呂克萊斯解釋雅典黑死病的詩句中可以得到證實：

來自埃及的內陸深處…

[經過]空氣以及洶湧翻騰平原的長途旅行之後，

此災難撲向潘迪昂（Pandion）的子民。²¹⁸

這種「風力吹來外地惡毒氣體」導致一般疾病的想法，我們在杜波院長、義大利醫生朗西紀、波納法爾、波里涅克主教、孟德斯鳩談論羅馬城及其近郊的流行病原因時，都可以看到。甚至以「風力吹來外地惡毒氣體」來解釋特定疾病（鼠疫）的病因，在近代西方學界仍然可以看到。例如，前面已經提到，阿爾布特諾就認為：中國土地冒出有毒氣體，在風力吹拂之下，沿途造成大量死亡，最後來到法國，造成 1348 年肆虐的鼠疫。這位英格蘭醫生所構想的鼠疫解釋模式、匈牙利的「無鳥之地」都可以在呂克萊斯《論自然》一書中找到類似的文字。

十八世紀西方學界中，阿爾布特諾並不是唯一一位主張「風力吹來外地惡毒氣體引發鼠疫」的醫生。法國蒙貝里耶皇家科學院院士、蒙貝里耶大學醫學院教授阿斯突（Jean Astruc, 1684-1766）²¹⁹也持相同看法。阿斯突曾經引用老普林《自然研究》中

²¹⁷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57, p. 459, lignes 1120-1130.

²¹⁸ Lucrèce, *De la Nature*, 'Livre VI', p. 459, lignes 1141-1143. 「洶湧翻騰平原」（les plaines flottantes）象徵海洋，而「潘迪昂」則是傳說中的雅典君王。

²¹⁹ 阿斯突所擁有的頭銜，可參考：Jean Astruc, *Mémoire sur la cause de la digestion des Alimens*, Montpellier: Honoré Pech, 1711, p. 1；Jean Astruc, *Dissertation sur la Peste de Provence par M. A****, 'Avertissement', Monspeli: Honorati Pech, 1722, pp. i-ii（原書「序言」無頁碼，此為筆者所加）。

的文字來說明：黑死病並不是歐洲本土的疾病，而是來自炎熱地區（南方或地中海東部）的疾病。²²⁰人們罹患傳染病，主要原因在於：吸入的空氣與吃下肚子的食物受到毒物感染所致；²²¹而且空氣與食物可以各自獨立產生傳染作用，它們也可以聯合起來引發更可怕的快速傳染。²²²至於傳染性疾病的傳染途徑，阿斯突將之分為接觸傳染與遠距離傳染：²²³人體毛孔（les pores）使得體內、體外可以互通，毒素可能藉由人與人身體接觸，從病人沾染到健康人的身上，再滲透入體內；²²⁴遠距離傳染則是黑死病傳播的主因：受感染的人體、已死亡但未經掩埋的屍體、甚至受到感染的無機物都會發出「毒性氣體」（les émanations pestilentielle），這些毒氣的細微粒子（les particules imperceptibles）懸浮在空氣中滲進人身毛孔、感官口鼻，進而深入肺部，感染健康人體。²²⁵所以，為了避免遠距離感染，阿斯突建議健康人探視病患時必須注意：在探視現場，要避開病人呼吸的方向，而且鼻子要用浸過醋的海綿遮住，不能吞嚥口中唾液；返家之後，必須換穿新衣物，仔細清理曾經穿著進入病房的舊衣物，並且飲用茶、蜜里絲藥酒（l'infusion de Melisse），以使可能潛伏體內的有毒粒子藉由尿液排出體外。²²⁶除了個人衛生的注意之外，阿斯突還要求把防疫的層級提升到整個地區：該區域內所有城鎮也要採取必要措施，有

²²⁰ Jean Astruc, *Dissertation sur l'origine des maladies épidémiques, et principalement sur l'origine de la peste, où l'on explique les causes de la propagation & de la cessation de cette Maladie*, Montpellier: Jean Martel, 1721, p. 18.

²²¹ Jean Astruc, *Dissertation sur l'origine des maladies épidémiques*, pp. 7-8. 阿斯突認為，又濕又熱的空氣最有助疫情擴散（*Dissertation sur l'origine des maladies épidémiques*, p. 102）。

²²² Jean Astruc, *Dissertation sur l'origine des maladies épidémiques*, p. 14.

²²³ Jean Astruc, *Dissertation sur la Peste de Provence par M. A****, pp. 20-21.

²²⁴ Jean Astruc, *Dissertation sur la Peste de Provence par M. A****, pp. 21-22.

²²⁵ Jean Astruc, *Dissertation sur la Peste de Provence par M. A****, pp. 23-26. 在另外一書中，阿斯突強調：不論患者的汗水直接污染清淨空氣，還是間接沾染到無機物上面之後，再揮發毒素進入空氣中，皆可使處身此變質空氣中的健康人士罹患鼠疫，參：Jean Astruc, *Dissertation sur la Contagion de la Peste, où l'on prouve que cette Maladie est veritablement contagieuse, & où l'on répond aux difficultez qu'on oppose contre ce sentiment*, Toulouse: Jean-Joseph Desclassan, 1724, pp. 32-57.

²²⁶ Jean Astruc, *Dissertation sur la Peste de Provence par M. A****, pp. 74-75.

效防堵有感染嫌疑的人士或疫區貨物進入該地區。²²⁷這些類似現代防疫措施的建議（小心遠距離的空氣傳染、防護衣物的穿戴、檢疫措施的實施），其原始構想卻可能只是來自古代典籍的大量閱讀：阿斯突在構思瘟疫傳染的原因時，曾經參考呂克萊斯《論自然》〈第六卷〉。²²⁸因此，我們可以大膽推測：阿斯突的著作中所提出的想法（包括：人體有毛孔、土地揮發出毒氣、有毒粒子經由呼吸與攝食影響人體、黑死病來自外地毒氣），並不是來自他自己的原創思考，而是來自於他閱讀古典著作之後，所綜合推出的「現代版」。阿斯突的案例只是再一次證實：西方近代學者對於古典作品的熟悉程度，可能超乎我們想像。

在 1734 年之後，孟德斯鳩旅居巴黎時經常參與坦桑夫人（Madame de Tencin, 1682-1749）所主持的沙龍聚會，而阿斯突也是此聚會的常客。²²⁹孟德斯鳩因此極可能在這個聚會中認識阿斯突，並且可能有進一步私下交談、來往的機會；以孟德斯鳩強烈的知識好奇心來看，我們甚至可以推測：雙方可能討論過外在環境與人體疾病關係的主題。但是，孟德斯鳩對這位蒙貝里耶醫生評價並不高。在私人讀書筆記《隨想錄》中，孟德斯鳩記錄下他對阿斯突毫不保留的批評。前者認為阿斯突「從來沒有說過什麼[新鮮]事，他[只是]一直重複。」²³⁰接下來兩段較長的記載，可能更清楚表現孟德斯鳩的批評點：

我談到阿斯突[這個人]，也談到他的瘋狂[行為]：他一直想要把他所不知道的事教給已經知道這些事的人們。²³¹

我談到阿斯突與道柏（Daube）[這兩個人]：「道柏只會想到他所說的話，絕對不會想到您所說的話。阿斯突只會想到您所說的話，從未想到他所說的話。我比較喜歡道柏：

²²⁷ Jean Astruc, *Dissertation sur la Peste de Provence par M. A****, p. 78.

²²⁸ Jean Astruc, *Dissertation sur l'origine des maladies épidémiques*, p. 21, note a.

²²⁹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pp. 188-189.

²³⁰ Montesquieu, 'Mes Pensées. 942', in *Oeuvres Complètes*, p.980B.

²³¹ Montesquieu, 'Mes Pensées. 943', in *Oeuvres Complètes*, p.981A.

他不會冒犯您，但[只會]使您覺得無聊；阿斯突則既會使您覺得無聊，又會冒犯您。」我再加上[一句話]：「道柏尋求真相，阿斯突[則是找尋]錯誤。」²³²

孟德斯鳩批評阿斯突「一直重複」，最有可能是指：阿斯突有關外在環境與人體疾病關係的想法，只是在重複呂克萊斯的看法，了無新意，這才會使得讀過《論自然》的孟德斯鳩覺得「無聊」；但是阿斯突可能以為「土地冒出瘴氣，透過遠距離的空氣傳播，滲入人體毛孔，引發黑死病」是他自己的獨門見解，自以為了不起而到處宣揚，渾然不知自己只是教了一些別人早就「已經知道的事」，甚至驕傲的態度還可能無意中冒犯讀過古典作品的博學才智之士。但是，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阿爾布特諾與阿斯突都主張「黑死病來自歐洲境外」，也都支持「瘴氣穿透細微毛孔危害人體」，這兩位學者的知識來源可能都是呂克萊斯的《論自然》；我們可以問：為什麼孟德斯鳩對阿斯突大加批評，卻在阿爾布特諾辭世將近二十年之後，還對這位英國醫生念念不忘？最有可能的原因在於：1734 年前後，當孟德斯鳩認識阿斯突時，前者已經擁有超越阿斯突知識範圍的重要看法，即：孟德斯鳩旅居英倫期間，阿爾布特諾可能向他詳細說明的「纖維」概念，以及人體「纖維」的生理運作知識。而且，孟德斯鳩自己不只是聽阿爾布特諾的口頭解釋，他也不只坐在書桌前閱讀呂克萊斯的《論自然》或阿爾布特諾《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的法文譯本，他還想親自操刀解剖動物、運用控制外在溫度的實驗方式，以觀察「纖維」與冷熱變化的對應關係。「纖維」概念的提出不只使得孟德斯鳩所構思的氣候環境與人體關係更加精確，甚至孟德斯鳩的實驗精神更超越阿斯突的求知方式：後者的知識淵源幾乎全都來自閱讀古典作品，以至於為古代知識所限，無法超越前人。從讚揚阿爾布特諾、批評阿斯突的態度來看，孟德斯鳩雖然閱讀許多古代典籍，但是他畢竟有些看法與古代學者不同。而透過這些不同，

²³² Montesquieu, 'Mes Pensées. 944', in *Oeuvres Complètes*, p.981A. 孟德斯鳩文中所提到的「道柏」，不知何許人。

我們或許更能凸顯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近代歐洲學術社群的時代精神。

八、孟德斯鳩反映的時代意義

（一）反對極端的環境決定論

在前面談論古典傳統的章節中，我們已經指出：希波克拉提斯與呂克萊斯的著作裡面，有一些類似占星學的段落；例如，前者注意到某些星座的出現與疾病有關，後者則談到大宇宙與小宇宙之間的相互影響。這些占星學的看法主張星球的運轉、星座的升降變動能夠影響個人生理及情緒運作。但是，這種決定論的看法必然不會被孟德斯鳩接受。早在《波斯書簡》中，他已經藉用小說人物之口諷刺篤信占星學的波斯人：

…[波斯]是所有帝國之中最奇怪的；我相當同情受星球支配的家庭，但更同情受星球支配的「國家」（*une nation*）。…²³³

這種對於占星學的厭惡不只在虛構的小說情節中看到，在孟德斯鳩的讀書筆記《隨想錄》中，也可以讀到他批評占星學的段落：

固執迷戀占星學是個高傲的荒謬想法。我們[竟然]相信：我們的行動重要到值得被寫在天上的這本偉大書籍中。只有最可憐的工匠才會相信：在他頭上運轉的無數發亮星體，只是為了向這個宇宙宣佈他將離開店鋪的那一刻時間（或：在一小時之內，他將離開店鋪）。²³⁴

在現實生活之中，年輕的孟德斯鳩身邊就有一位相信星球運行足以影響個人命運的友人布蘭伊里葉伯爵（Henri de Boulainvilliers, 1658-1722）。²³⁵在一份題名為《論占星命圖的實用手冊》手稿

²³³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135',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301.

²³⁴ Montesquieu, 'Mes Pensées.2193', in *Oeuvres Complètes*, p.1081A.

²³⁵ 有關孟德斯鳩結識布蘭伊里葉伯爵的經過，可參：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中，這位伯爵寫道：

任何承認星體為第一因與自然支配者的人[都]將不可避免的承認：星體的影響完全支配…器官的好壞體質，而從這個體質產生出愛好、風俗習慣、生活行為，以及理性精神的能力與範圍。²³⁶

布蘭伊里葉伯爵所提出的這種星體絕對支配個人身心能力的看法，在孟德斯鳩心中必定大大不以為然。雖然我們無法確定：《波斯書簡》中諷刺占星學的文字是否與這位法國貴族有關，但是在孟德斯鳩的私人讀書筆記中，我們可以讀到他和別人晤談時對這位伯爵的抨擊：

我們談到布蘭伊里葉伯爵：他既不知過去、現在，也不知未來。他是歷史學家；他有個年輕的妻子；他是占星家。²³⁷

一位主張觀察星象預測、推算未來運勢的占星術士，在他人眼中被評為「不知未來」，我們就可以知道孟德斯鳩對於這種「星相決定運勢」的決定論想法是多麼厭惡。孟德斯鳩對於占星學的猛烈批評，其實也反映了他對於杜波院長嚴格的自然環境決定論（人類心靈只是機械性反映空氣性質變化、教育無法改變天生沒有才能的小孩），同樣抱持相當不以為然的態度。

此外，孟德斯鳩的朋友阿爾布特諾也懷疑占星學解釋自然現象的有效性。這位英國醫生承認：對於突然造成極端氣候（酷熱、嚴寒）的原因仍然不明，但是其因似乎來自於「土地所發出的惡臭氣體（Effluvia），而不是天體運動（the Action of heavenly Bodies）。」²³⁸這兩位近代學者對占星學的批判態度，使得他們在

pp. 12-13.

²³⁶ Henri de Boulainvillier, *Pratique Abrégée des Jugements Astrologiques sur les Nativités*, 1717. 轉引自：Roger Mercier, 'La théorie des climats des «Réflexions critiques» à «L'Esprit des Lois»',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1953, numéro 2, p. 162.

²³⁷ Montesquieu, 'Mes Pensées.1346',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1001B.

²³⁸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84.

構思氣候自然環境與人體身心關係時，揚棄了無垠宇宙的影響，限縮討論焦點在地球環境的山川地勢、季節交替、晴雨變化等自然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西方近代學者有古典學術的傳承，但是他們批判性的接受希波克拉提斯與呂克萊斯的學術遺產，所去除的正是古代占星學的神祕面向。

從孟德斯鳩對「星宿升降主宰個人身心」、「天生體質決定個人才能走向」的批評，我們可以看出他所採取的是一種相對的、溫和的氣候自然環境論：在這種氣候論之中，他駁斥氣候自然環境的絕對主宰力量，而試圖保持人類的相對自主性。孟德斯鳩終其一生都保持這個態度。當他在義大利旅行時注意到，羅馬的流行疾病不只有「積水產生瘴氣」的自然因素，還要考量古羅馬城市居民的奢侈心態；在歐洲旅行結束返回波爾多之後，他不忘在一些演講中強調，人類的精神面向（制度、法律、宗教）有時會勝過氣候自然環境的限制。

孟德斯鳩對嚴格自然環境論的批評也表現在《法意》一書中。《法意》〈14 卷·第五節〉的標題：「壞的立法者是那些助長氣候缺點的[立法者]，好的立法者是那些抗拒氣候缺點的[立法者]」，²³⁹以及這一節的簡短結論：「自然因素越使人們傾向安靜怠惰（repos），精神因素（les causes morales）就應該越使人們遠離[這些]自然因素」，²⁴⁰都非常明確傳達「精神因打敗自然因」的想法。那麼，如何使得好逸惡勞的熱帶居民勤勉耕種土地？這就涉及人為制度的問題：

土地耕種是人們最重要的工作。氣候越使人們逃避這個工作，宗教與法律就必須越激勵人們[從事這項工作]。所以，把土地給予君王的印度法律，剝奪了個人的財產精神，增長氣候的壞作用，也就是說：[助長]自然的懶惰（la paresse

²³⁹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IV.5',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615A.

²⁴⁰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IV.5',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615B.

naturelle) 。²⁴¹

訂定強制性的律法固然可以使人民遵守，能夠嚇阻自然氣候所造成的懶惰風氣，但是良好風俗習慣的提倡與適度的獎勵，更可以提供辛勤耕種土地的誘因。正是從這個懲罰與獎勵雙管齊下的角度出發，孟德斯鳩提到「中國的良好慣習」：

[有關]中國的遊記向我們談到[中國]皇帝每年進行的耕種儀式。藉由這個莊嚴公開的儀式，人們想激勵各民族從事農耕。

此外，[中國]皇帝每年被告知[該年]最優秀的農民，並且賞賜給他八品的官職 (mandarin du huitième ordre) 。²⁴²

如果人類制度與風俗可以克服自然氣候環境所衍生出來的不良慣習，這個看法難道不會與本文〈前言〉曾經引用的孟德斯鳩「氣候的力量在所有的力量中排名第一」的看法相矛盾嗎？孟德斯鳩其實要強調，人類固然能夠運用制度或其他方式克服自然氣候條件所設下的限制，進而改變原本天生的精神狀態，但是如果人類的努力一旦停止，自然的力量就會再度佔上風，逐步回到人類建立制度之前的原來精神情況。其實，類似的思考邏輯我們已經在希波克拉提斯有關「大頭族」的後天遺傳例子，以及阿爾布特諾的《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一書中也可以看到。但是孟德斯鳩更強調：人類文明的形成並不是受到自然氣候、地理環境單方面限制，而是自然因與精神因的交互抗衡的動態過程，人類的未來能夠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盲目命運的主宰安排。

（二）人為實驗環境與量化數據

前面我們提過，孟德斯鳩不只透過閱讀、交談的方式來獲得知識，他還實地進行動物解剖以確認他所聽到的「纖維」運作知識。這種求知精神，我們在另一位法國文人伏爾泰 (François

²⁴¹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IV.6',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615B.

²⁴²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Livre XIV.8', in *Oeuvres Complètes*, p. 615B.
「中國的良好慣習」是該節的標題。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 1694-1778) 身上也可以看到。十八世紀後半期，義大利學者斯帕蘭撒尼 (Lazzaro Spallanzani, 1729-1799) 發現：如果切除蝸牛的頭或觸角，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被切除的部位又會重新生長出來；消息傳到法國，立刻引起一股研究熱潮。1768 年，巴黎皇家科學院秘書德富西 (Jean-Paul Grandjean de Fouchy, 1707-1788) 在該科學院刊物中寫道：「此事激起許多院士的好奇心，而大量的蝸牛頭為此付出代價；許多[蝸牛]死於切除[實驗]，但其牠較為幸運的則逃過一劫。」²⁴³而伏爾泰自己也置身於當時這股切蝸牛頭的熱潮之中：

我曾經把十五隻無殼蛞蝓 (limaces incoques) 的整個頭切下來；不到六個星期，所有[蛞蝓]就又有頭了，[只是速度]有快有慢。沒有任何一隻有殼蝸牛 (limaçon à coquille) 重新長出頭來：只有一隻 (我切掉它介於四根觸角之間的頭) 重新長出被切除的部份。蛞蝓實驗是我們做過最[令人]驚訝的[實驗]；而且，我們還沒到達最終的盡頭。²⁴⁴

從孟德斯鳩與伏爾泰的例子來看：十八世紀文人的好奇心相當廣，兼有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興趣，我們現今的嚴格學科界線對他們來說並不存在。也正是這個原因，處身於「專業化時代」(the age of specialization) 的二十世紀學者夏克列頓，才會在研究孟德斯鳩思想時感嘆自己學識不足。²⁴⁵

雖然孟德斯鳩與伏爾泰都親自動手解剖生物，但是兩位學者所做的實驗有一個細微的差異：後者的解剖實驗是在室溫之中進行，而前者還想利用冰塊改變室溫條件。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這種控制溫度的實驗構想還相當粗糙，但是孟德斯鳩的想法

²⁴³ Jean-Paul Grandjean de Fouchy, 'Observations de physique générale', *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MDCCLXVIII* (1768), Paris: Panckoucke, 1777, p. 66. Réédition.

²⁴⁴ Voltaire, 'Des singularités de la nature' (1768), in *Oe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vol. 27: *Mélanges VI*, édition de Louis Moland,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79, p. 131, note 3.

²⁴⁵ Robert Shackleton, *Montesquieu*, 'Preface', p. vii.

已經和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所運用的實驗方式一脈相承。在《自然哲學與數學原理》（1687）中，這位英格蘭學者為了推測彗星經過「近日點」（perihelion）時所接受的太陽熱量，他嘗試以夏季溫度、滾燙開水、燒紅鐵塊，這三者之間的倍數關係來比較、推算，以說明：「在此時，彗星[獲得的]太陽熱量與我們[獲得的]夏日陽光熱量相比，等於 10000000：36 或 28000：1。」²⁴⁶牛頓以人為方式改變不同物體（水、鐵）的受熱程度，與孟德斯鳩添加冰塊改變室溫以觀察生物體肌肉組織的變化，都是企圖運用人工方式創造適當實驗條件的想法。孟德斯鳩之所以和英格蘭學界的實驗精神搭上線，最有可能的是他旅居英倫期間，獲選為倫敦皇家學會會員，且直接與英國學界菁英時相往來有關。雖然兩者都想運用人工創造實驗環境，但是牛頓的實驗目的甚至走得比孟德斯鳩更遠：前者還想藉由人為實驗精算出量化的比例。在孟德斯鳩的實驗例子中，我們看不到這種量化的研究傾向，但是在阿爾布特諾《論空氣對人體的影響》一書中卻明顯可見。阿爾布特諾不只泛論空氣性質變化對人體體質與疾病的影響，他還提出更進一步的研究建議：在一個特定國家中，藉由長期觀測，建立一系列數據，才能使得空氣性質、季節與疾病之間的關係得到正確的理解。²⁴⁷

從 1740 年代開始，法國學界走上類似的量化研究方向。1746 年，巴黎科學院出版的學報開始刊登該科學院院士馬路恩（Paul-Jacques Malouin, 1701-1778）的觀測報告，內容涉及該年巴黎地區天氣與溫度變化的觀測紀錄，並且利用這些數據與巴黎居民當年的流行疾病相對照。這個系列的論文一直持續到 1754 年。馬路恩的研究構想明顯來自希波克拉提斯的醫學研究傳統。與阿爾布特諾相同，馬路恩對這位古代學者極為推崇：「沒有任何醫生比得上

²⁴⁶ Isaac Newton,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his System of the World*, vol. 2,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Andrew Motte in 1729, the translations revised, and supplied with an historical and explanatory appendix by Florian Cajori,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69, p. 521.

²⁴⁷ John Arbuthno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 p. 127.

希波克拉提斯，因為在他之前，沒有任何[一位醫生]像他一樣[進行]觀察。」²⁴⁸從這裡，我們可以明顯看出西方近代學界對於古典傳統所做出的創造性轉化：馬路恩利用新發明的溫度計與氣壓計，測量空氣性質的冷熱乾溼變化，再以數字的方式呈現高低差距，並與人體健康狀況做比較，看起來是個全新的量化研究法，但是這個精確量化的近代學術要求卻是深深植基於重視氣候自然環境與人體體質變化的古代傳統之上。

九、結論

在《波斯書簡》中，孟德斯鳩曾經藉著故事主角烏斯貝克（Usbek）及里加（Rica）之口，說明他們之所以離開波斯當地的舒適生活，踏上旅遊之途，其目的在於：突破國界與文化的限制，「為了辛苦費力地追求智慧」。²⁴⁹但是，在這個辛苦求知的過程中，光用雙腳走、只用兩眼看，就夠了嗎？當這兩位波斯人歷盡艱難險阻抵達巴黎，孟德斯鳩透過烏斯貝克的筆寫下這段文字：

喜歡求知的人們絕對不會遊手好閒。雖然我沒有身負重任，但是我卻相當忙碌。我花時間在觀察研究：晚間，我把白天注意到的、看到的、聽到的事情寫下來。所有事物都使我感興趣，所有事物都使我驚異：我好像一個身體器官仍然柔軟的小孩子，[即使是]最細微的事物[都給我]強烈震撼。²⁵⁰

在義大利、日耳曼旅行期間，在夜間微弱的燈光下，當眼疾纏身的孟德斯鳩巨細靡遺的記錄下當日所見所聞時，他所躬身實踐的

²⁴⁸ Paul-Jacques Malouin, 'Histoire des Maladies épidémiques de 1746, observées à Paris, en même temps que les différentes températures de l'air', *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MDCCXLVI avec les Mémoires de Mathématique & de Physique, pour la même année* (1746), Paris :L'Imprimerie Royale, 1751, p. 152.

²⁴⁹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première',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51.

²⁵⁰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nes* (1721), 'Lettre XLVIII', édition de Jean Starobinski, p.130.

就是《波斯書簡》中的這段話。這個充滿好奇心、觀察入微的旅人，當他滿頭大汗穿梭於火山硫磺區、赫茲礦坑時，也正在實踐希波克拉提斯提供外地醫生的建議：抵達陌生地區時，應該細察當地水土性質、城市地勢，才能理解當地居民的身心特質。

孟德斯鳩在歐陸旅途中所記錄下來的觀察重點，如：廢棄建物積水盈尺、有毒氣體危害人體或狗、硫磺礦區發出的臭味，幾乎都是他和波里涅克主教談話中所觸及的主題，這些主題甚至早在杜波院長和朗西紀醫生的作品中都已經可以看見。但是，孟德斯鳩可貴的地方在於：他除了閱讀書本、拜訪他人聽取意見之外，他不放棄任何親眼觀察的機會，堅持登高山、下礦坑，克服種種困難，只是為了到現場親自體驗當地環境的狀況，以驗證書本或他人談話所獲得的知識。

孟德斯鳩有關「纖維」的知識是來自於與波里涅克主教、阿爾布特諾的聚會談話，但是他並不以此為滿足，才會動手解剖、觀察羊舌外部組織。這是一種實地驗證、眼見為憑的態度，而這個態度早在他的歐洲旅遊期間就可以看到。而孟德斯鳩的羊舌觀察實驗，顯現了當時西方學界繼承傳統、轉化傳統的傾向：他使用人工方式控制外在溫度變數，手執刀械工具解剖動物肌肉組織，實驗的目的是在瞭解外在環境變化與「纖維」組織伸縮的對應關係，而他的基本構想卻是來自希波克拉提斯與呂克萊斯的古代著作。但是，這位法國學者並沒有全盤接受古代學者的想法：他並不相信宇宙星體影響人體，只認為地球氣候變化與人體身心狀態密切相關。於是，孟德斯鳩的這個實驗正好反映了當時學界的一般研究態度：西方近代學者相信外在氣候環境影響人體，但是他們不再滿足於古代學者所使用的乾濕冷熱等一般性描述語詞，而想利用新發明的儀器，在人為控制的環境中，建立精確的量化數據來表示空氣性質的高低變化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近代學者所擁有知識範圍，可能比我們預期的更為寬廣複雜：他們不只通貫古典學術傳統，也兼攝當代的自然知識與人文知識。因此，《法意》的成書過程中，除了古典學術傳統以及當時旅

遊者所提供的異國知識之外，還包括自然研究的面向，而這個看似怪異的羊舌解剖觀察，正好為西方近代知識分科的模糊現象提供了一個具體而微的個案。

Traveling, Reading and Experiments: the Formation of Montesquieu's Climatic Theory and Its Significances

Yang Yan-bin

Abstrac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estern scholars were generally convinced tha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climates, influenced human bodies and minds. Montesquieu was one of the influential protagonists of this idea. My stud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s climatic theory and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roots and sources of his thought. It argues that Montesquieu was influenced by a complex of tradition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He not only read contemporary travel books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toured around Europe in person and conversed with other scholars about the relations of climates and humans. As for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sources he primarily consulted were those works written by Hippocrates, Galen and Lucretius. The ancient heritage actually has greater sway on the formation of Montesquieu's natural knowledge, as well as on that of other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s, than current scholarship has supposed.

Key words: Enlightenment, Montesquieu, Climates, Scientific Knowledge, Classical Literature